



~ 16
2699
8



門八 16
2699
8

南文集詩註卷之七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嘉興胡開昌泰獅參校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碎末

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英華原注代桂府榮陽公舊書李德裕傳自開成五年冬回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

八月平澤潞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授英華會昌二年四月上尊號玉冊文德裕已攝太尉至四年乃即真也李文饒別集與桂州鄭中丞書曰某當先聖御極再參樞務兩度冊文及宣懿太后祔廟制聖容贊幽州紀聖功碑討回鶻制討劉稹制五度黜夏斯書兩度用兵詔勅及先聖改名制告昊天上帝文并奏議等勒成十五卷正觀初有顏岑二中書代宗朝常相元和初某先太師忠公一代盛事皆所潤色小子詞業淺近獲繼家聲武宗一朝冊命典誥軍機羽檄皆受命撰述偶副聖情伏恐製序之時要知此意此序規模全遵來示也唐賢掌制誥者每勒為制集以彰榮遇常袞楊炎元稹權德輿皆有制集此則原本無制字而改本有之則題中當分別書也

唐葉十五帝諡昭肅始以太弟

舊新書紀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諱炎穆宗第五子也文宗暴疾宰相李珣知樞密劉宏

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宏志矯詔廢皇太子茂對天休先成美迎穎王於十六宅為皇太弟文宗崩宣遺詔即皇帝位於柩前

重校本

王以茂對時育萬

遂臨西宮

臨音力鳩反左傳鄭人卜臨于大宮注曰臨哭也此將即位而哭文宗哭臨字史文常見舊書劉栖楚傳諫敬

宗曰西宮密邇未過山陵而紀書迎文宗於

入高廟將以準則九土指麾三

漢書陳平傳天下指麾即定矣

乃顧左右曰我祖宗並建豪英漢書鼂錯傳大禹得

咎繇而為三王祖今陛下講於

範圍古昔

易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

史卜用太公事宵夢用傳說事又史卜亦可用尚書枚卜功臣後人每用為擇相之典

是用能文惟睿掌武

惟漢書太尉掌武事故後世稱太尉為掌武此句似能文

義未安

以求大業今朕奉承天命顯登乃辟庸不知帝資朕者其誰

氏子焉

見崔福寄彭城公啟

左右惕兢威靈迷撓章指周訥揚吃不能仰酬

周昌傳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

既三四日乃詔曰淮海伯父

觀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小邦則曰叔父又曰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德裕時為淮海軍節度使

汝來輔予霞披霧消六合快

望徐曰或云當作缺望然缺望謂不滿所望而怨也文義不協恐非穆英華本作快徐刊本乃作快而有此疑也缺望亦有止作冀望解者見後漢書臧洪傳而古帖古書

中快然快抃又頗有作

四月某日入觀是月某日登庸

書曠咨若時登庸按

快者疑古人偶誤通耳

傳書傳武宗即位之

淵角奇姿山庭異三四日之語與史大異豈史之紀傳表皆誤耶此文外耶

表受選在彥昇王支憲集序淵角殊祥山庭異表注曰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頰似

鼻高有鼻高有為九流之華蓋

為九流之華蓋張衡西京賦華蓋承辰薛綜注曰

作百度之司南異相也為李詒孫啟又晉書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刻木

度左右者咸不知其夢邪卜邪金門朝罷玉殿宴餘獨銜集作

光靜與天語帝亦幽闡

易微顯

徵召詰說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

書乃賡載歌曰元

我將俾爾以大手筆

晉書王珣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

首明哉股肱良哉

居第一功

見祭揚其焄華作

閣中霍光且圖於勳伐

見為懷

元洲苑上魏收別議於文章北史魏收

帝於華林別起元洲苑備山水臺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其見重如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筆下有

同宿構支苑傳齊天保中及河清天統之辰自李愔以下
在省唯撰述除官詔旨其關涉軍國文翰多是魏收作之

我意屬此爾無讓焉公拜稽首曰臣某何敢以當之在昔太宗有

臣曰師古曰文本舊書傳顏籀字師古博覽羣書善屬文高祖朝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太宗踐祚擢拜中書侍郎岑文本字景仁博考經史善屬文貞觀元年擢拜中書舍人

宗有臣曰嶠曰融舊書傳李嶠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高宗時為鳳閣舍人

元宗有臣曰說曰章事崔融聖歷四年遷鳳閣舍人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

環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

人咸誦誦之蘇瓌字昌容中宗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

公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薨徐曰瓌不及事元宗當作瓌舊書瓌子頊少有俊才神龍

中拜中書舍人父子同掌機密瓌薨許國公元宗以為中書侍郎掌文誥上謂頊

紫微侍郎同紫代宗有臣曰交舊書傳齊寶應元年遷中書舍人交文章俊拔

與楊炎同為舍人時稱為常楊大歷時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曰改本云常至於

憲祖則有臣禰廟曰忠公

左傳楚子告大夫曰所以從先君子禰廟者舊書傳李吉甫字宏憲趙郡人吉甫少好學能屬文該洽多

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多稱之憲宗嗣位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旋召入翰林為學士轉中書舍人元和二年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三年九月充淮南節度使六年正月再入相九年卒

並稟太白以傳一作精神更記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太白

察日行以處太白之位東方朔別傳朔遊鴻濛忽遇母採桑於白海之濱有黃眉翁指

母以語朔曰昔為我妻託形為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風俗通東方朔太白星

精黃帝時為風后堯為務成子周為老子越為范蠡齊為鴟夷變化無常也

納非煙而敷藻思見賀上**才可以淺深**

魏邴漢書魏邴字弱翁宣帝時為丞相封高平侯丙吉字少卿宣帝詔朕微眇時御

魏邴謀謨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其封吉為博陽侯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西都賦蕭曹

乎其上**道可以升降伊臯而又富僧孺之新事**南史王僧孺聚書至萬餘卷多異本無所不觀

王食時之工漢書淮南王安傳安入朝上使**裴子野味爽之獻**南史裴子野

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及五鼓催令速**疑王粲之夙構**見濮陽公奏**無禰**

上子野徐起操筆味爽便就武帝深嘉焉**然後可以宏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

衡之加點禰衡鸚鵡賦序衡因為**然後可以宏宣王略輝潤天文豈伊**

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衡之加點

衡之加點

衡之加點

乏賢可纂

一作

舊服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朕思丕承汝勉

善繼無忝

英華有辱字

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

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會一日上明發於法

宮之中

詩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漢書鼂錯傳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念兆人之眾顧九州之廣永懷

不待之痛

家語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甚哀邱吾子也曰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

子識之斯足為戒矣韓詩外傳作臯魚也立槁而死餘同

式重如存之敬公伏奏曰惟先后懋守丕基

允一

非

資內助秀南頓

集非

嘉禾之瑞

後漢書光武紀南頓令欽生光武論曰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

開烈山神井之祥

見賽堯山及祭呂商州文

德駕河洲

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

將顯降媯之配

書釐降一女子于媯內嬪于虞永經注歷

未

宏褒紀之恩

春秋桓公二年秋七月紀侯來朝公羊傳註曰稱侯者天子將娶于紀與奉宗廟重莫大焉故封之百里穀梁傳註曰隱二年稱子今稱

美椒塗

漢官儀皇

採石傅形早降漢皇之勳

拾遺記漢武帝思李夫人李少君曰聞海有潛

採石傅形早降漢皇之勳

英之石其色青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

風聞齊主之悲

說文莠艸也从艸乃聲如乘切玉篇莠音仍說文曰草不芟新草

緣山破傷

山藉苒燔林扇赫百里樂府詩集南齊時朱碩仙善歌吳聲讀曲武帝出遊鍾山幸何

樞有慶

美入墓碩仙歌曰二憶所歡時緣山破苒在山神感儂意盤石銳鋒動帝神色不悅曰

鳴社承輝

藝文類聚春秋潛潭

而懿號未彰貞魂莫附

巴曰里社鳴此里有

恐無以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公於是承命有

宣懿耐廟之制

新書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為太子后得侍生武宗

初文宗皇帝思宗社之靈祀祖之重傳于夏啟既

左傳呂相絕秦體格

宗廟於是其有句法仿

述南文集羊主

取其寶蔓衍益升以椒

塗室取温煖祛惡氣也

掩華蘭掖

不克終

新書文宗莊恪太子未太和六年立開成三年歸於與英華夷又集

亦未能立

左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

五子也開成四年帝立成美乃推帝堯敦敘九族之道

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宏魏

文榮樂諸弟之志

集作意魏文帝典論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日深故曹植求通親親表曰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越此句所云不可解豈謂南皮之遊西園之宴少小追逐時與稜典論論文並不涉兄弟事而舊書穆宗五子傳贈懷懿太子湊制亦云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已則唐人習用之也本集為鹽州刺史狀亦用之為敦族之義矣魏文有元武破詩曰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忘憂其容與暢此千秋情稍見友于之誼而亦無榮樂字魏志文帝惟於趙王幹親待隆於諸弟以文帝為嗣幹母有力且太祖遺令故也其他則傳評所云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矣又北魏高祖孝文帝篤愛諸弟其紀文曰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悖睦九族禮敬俱深彭城王勰傳曰勰以寵受頻煩乃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非獨曹植遠羨於臣是亦陛下踐魏文而不顧高祖大笑執勰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味其語實引曹魏事為比例然則榮樂諸弟必別有所據未及編考羣書或古籍已逸耳榮樂字既不見魏書且北魏孝文不得直稱魏文說者謂直常曰穎郎吾寧忘邪但武宗之立由於宦官矯詔彌縫反啓嫌用北魏事非矣

疑矣改本

刪之為是

及武宗讓踰三四

漢書文帝紀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位當九五

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出

潛離隱

初九潛龍勿用文言曰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九二見龍在田註曰出潛離隱故曰見龍

躍泉在天

九四或躍在淵諱淵為泉揚

八彩於堯眉

春秋元命苞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歷象日月璇璣玉衡尚書大傳堯八眉者如八字者也

挺二當作

肘於湯

臂

徐曰二當作四帝王世紀湯臂四肘按春秋元命苞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月推移以綏四方又白虎通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則作三肘尤諧聲矣

故外則上公列辟內則

常侍貴人

後漢書宦者傳漢與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

選中典之初內宮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漢書李廣傳上使中貴人從廣穆兼及閹人語殊贅設改本專從求仙引起乃為善於立言咸願擬議形

容依稀彩飾公搢圭歸美吮墨摘詞詠日月之光華知天者之務

也

呂氏春秋虞帝卿雲歌曰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贊乾坤之易簡作易者之事乎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公

於是有聖容之贊

一品集真容贊序云於是圖輕素寫良金擬鑑形於止水若天

寶季年物豐時泰骨骸

者慕周偃武

漢書陳平傳平謂漢王曰彼項

傳上書曰朝臣亡有大儒肉食者效晉清談

左傳曹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音人多尚清談如晉書王衍傳惟

談老莊為事於高浮誕遂成風俗後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嗚呼豕不積牙

豕之牙吉註曰豕牙橫猾剛暴難制之蠶因搖尾詩卷髮如蠶箋曰蠶整蟲也尾末

物積牙禁暴抑盛疏曰褚氏云積除也

有毒也餘見

漢陽公遺表

駕不復

至東都

上謂天元聖謂老子非湯詰之

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四旗而告捷

遂入

宗臣

濟

英猷答大藩

固亦文星助彩

蟲書

鍾繇字元常

碑

獲馬牛橐佗

李貽孫啟碑文

述月之集羊主

豕不積牙

蠶因搖尾

駕符巴梁

日者上

降鑿元聖恢奇

負羽蒙輪

已聞於深入

賄以展儀備

於箕星之分

追琢貞珉

重吞羅鳥

呼嘯神祇

述烈

聖之

不惟嵩岳降神

公於是有幽州紀聖功之

灑翰而元常筆閣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公於是

為仲武所獨也其後逐烏介迎公主則劉沔石雄之天街之北德鬻攸居史記天

功居多而其地在振武軍也那頡駘走為烏介所殺官書太

史公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

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

街北昂主之正義曰街南為華夏之國街北為夷狄之國晉書天文志昂為旄頭胡星

也昂昂間為天街舊書回紇傳其先匈奴之裔也在後魏時號鐵勒部落臣屬突厥又

謂之特勒後稱迴紇焉一作降我皇女漢書韓王信傳上乃使人

餘見河南盧尹賀表支同結以闕氏厚遺闕氏師古曰闕氏匈奴

奴單于之妻也闕音於連反氏音支奉春君婁敬常為遠使漢書婁敬傳上曰婁者劉也賜姓劉

報曰匈奴不可擊匈奴傳使劉下杜人楊望長作畫工漢書匈奴傳元帝以後

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宮良家子王牆字昭君

賜單于西京雜記元帝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諸宮人多賂畫工獨王牆不肯匈奴求

美人上校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乃窮校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安

陵陳敞新豐劉白冀寬下杜楊望樊育同日棄市徐曰舊書迴紇傳肅宗以寧國公主

出降德宗以咸安公主出降穆宗封第十妹為太和公主出降唐與迴紇凡和親者三

故乘以無年遂忘舊好見為李分偵邏於甌脫漢書蘇武傳注區脫匈奴

甌脫匈奴傳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俱其邊為甌脫遺一作祭酹

甌脫注曰甌脫作土室以伺也若今之伏宿舍也餘見榮陽謝上表遺一作祭酹

一作於蹠林史記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蹠林漢

酹祭於蹠林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蹠音帶鄭氏云蹠林地名顏

師古曰蹠者遠林木而祭也按遺餘也又去聲餽也周禮遺人註俾我刁斗晨驚

以物餽贈也左傳請以遺之此遺字似此解秋時馬肥每利入寇俾我刁斗晨驚

見祭崔兜零夜設見桂州賽公乃上資宸斷旁耀一作軍謀心作靈臺

承文手為天馬見為舉充國四夷之學此日方知薛公三策之徵他

見為裴時未爽並見李既而鬼箝飛辨史記蘇秦張儀師事鬼谷先生註曰風俗通義

祭薛文既而鬼箝飛辨鬼谷先生從橫家隋書志鬼谷子三卷周禮春

官典同疏鬼谷子有飛針揣摩之篇飛邪石降籌漢書張良傳良遊下邳圯上有一

針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針持之針箝同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後漢書

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不使郭閔仍讒於段熲後漢書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其書遇太公兵法餘屢見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

類遷護羌校尉延熹四年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閔

貪共其功稍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閔歸罪於熲熲坐徵下

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於是吏人守關訟熲寧教李邑更毀於班超

後漢書班超傳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

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此數語言其

力破勢協聲同火燔水灌左傳聲子曰王夷師燔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

羣議勢協聲同火燔水灌史記趙世家知伯率韓魏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

城城不浸者三版魏世家秦遂得朝還貴主暮道名王後漢書竇憲傳今貴主

引河溝灌大梁城壞遂滅魏遂得朝還貴主暮道名王尚見枉奪何况小人哉

楚南文集羊主

卷七

七

漢書匈奴傳虜名 **轄柳塞之歸車** 山海經鴈門山註曰即北陵西隴鴈之所出在王貴人以百數

王融春遊詩枝分柳 **復梅妝而向闕** 太平御覽引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入日臥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

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妝按敗回紇平澤潞太原皆詳為河 **及晉城赤狄**

南盧尹表為李貽孫啟不更箋此段謂逐鳥介迎太和公主還朝也 **有闕伯之弟兄** 左傳

赤翟即潞 **喪帥歸珪** 白虎通諸侯薨使臣歸珪于天子

州屢見 **誕景升之兒子** 後漢書劉表傳表字景升二子琦琮琬琰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季曰實沈 **欲恃吳錢姑務連雞** 並見李商隱

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靡集** 並見李商隱

甚以琮為嗣會曹操軍至琦走江南琮舉州請降吳志孫權傳注吳歷曰曹公出濡須

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

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按積為從諫之

姪故有此二語然未顯豁宜改本刪之也新書傳通鑑積父從素為右驍衛將軍武宗

召見令以書諭積積不 **將憑蜀閣** 見為柳珪謝啟

從然此事殊不足信 **不** 後漢書呂布傳布降曹操顧謂元德曰卿為坐上客我為降虜細縛我急

思縛虎 獨不可一言耶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二句為河朔三鎮欲為輔車之勢

未肯恭行征討也不 **既垂文誥** 周語祭公謀父曰有文告之辭

如改本寫得詳重 **尚有羣疑** 易遇雨之吉羣疑亡也通鑑他宰相皆以

為國力不支且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 **公乃挺身而進曰**

十年如何可取請以積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

重耳在喪不聞利父 禮記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亡國恆

其辭 於斯得國恆於斯身犯曰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孺子

衛朔受貶祇以拒君 見李詩 **今天井雄藩** 見榮陽請

坐為汙俗文宗 見

外相 徐陵為貞陽侯重與王太尉書外相內相終當相

謀既陳上意旋定俄又埃昏晉水霧塞唐郊 太原楊

殊懿公之東徙 一作

渡河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戰于熒澤衛師敗績狄

若紀侯之大去其 一作

國 見為白從事啟二句 **稽於時議憚在宿兵** 見為絳郡公啟通鑑楊弁請積約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 見李詩 **帥惟宗室** 新書宗室宰相傳李

襲 一作 **仇讐** 左傳楚文夫人曰令尹不尋諸仇讐 則是 **獎風沙縛主之風**

長冒頓射親之俗 並見李 **昔武安君用鉞坑卒四十一** 徐曰疑 **萬** 起傳趙

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按史記趙奢傳云數十萬之眾降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而國策與史記又有言坑趙降卒 **齊桓公受胙立功一十二國** 左傳會于葵邱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

文武使孔賜伯舅胙史記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索隱曰篇言十二實敘十三者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不數吳而敘之者闔閭霸盟上國也按史記年表首冠以周末則吳也凡十四國周為天王故索隱專以吳為言耳桓公葵邱之會王人與諸侯為八而國語云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皆與此不合此汎指中國諸侯如

史記所 **今真將軍為時而出** 周亞夫事見濮陽公謝上表又更記趙世家姑布子卿相無郵曰此真將軍矣 **賢諸侯代**

不乏人况其俗產代地之名駒 見為河南 **富管涔之良璞** 按爾雅西方

山之多珠玉焉山海經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下多玉句所用也而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機漢書作機今本文選作璞徐氏據之而引管涔王使一童子獻劉曜神劍一口誤矣史記蘇厲遺趙王書 **有抱**

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即此二句之用意也 **有抱**

樹辭榮之節 水經注王肅喪服要記曰魯哀公曰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人

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

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實於地故作桂樹焉琴操介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

石木子綏抱木而 **有漆身報德之風邪** 戰國策豫讓刃其扞曰欲為智伯報讐漆

死子綏即子推 **躡足以謀** 漢書陳平傳淮陰侯信

為啞變其音趙襄子而數豫讓曰子獨何為報讐 **躡足以謀** 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

使之深也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 **謝安之圍棋尙劫** 晉書謝安傳

漢王漢王寤乃厚遇齊使 **屈指而定** 見賀破 **謝安之圍棋尙劫** 晉書謝安傳

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擲放牀上了無喜色 **曹參之飲酒正酣**

如故客問之徐峇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圍棋有劫習見之事 **曹參之飲酒正酣**

見為張 **適有軍書** 見賀破 **果聞戎捷** 春秋齊侯 **邯午謝衆** 左傳初衛侯伐邯鄲

周封啟 **適有軍書** 見賀破 **果聞戎捷** 春秋齊侯 **邯午謝衆** 左傳初衛侯伐邯鄲

而守之宵燿注曰午衆宵散又趙鞅謂邯鄲午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其父兄皆曰不可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叛此曰謝衆當用午衆宵 **不豹出奔** 左傳晉郤芮殺丕鄭及里丕之黨丕

散抑豈以殺午比殺薛茂卿耶 **不豹出奔** 左傳晉郤芮殺丕鄭及里丕之黨丕

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更記丕鄭子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樂

伐也繆公陰用豹晉與兵將攻秦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戰於韓原晉君歸 **樂**

卒敗燕軍復齊燕王悔懼乃使人讓樂毅且謝 **鄒陽已去** 按舊作鄒行今考漢書

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不內其言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若鄒衍則自齊適梁
 適趙適燕皆見尊禮無所為己去之事且與下文復矣後與劉楨書亦用此二事故改
 定新書傳有劉楨將薛茂卿事已詳為裴祭薛郎中文矣又有李佐之者為從諫觀察
 支使娶其從祖妹後其奴告佐之漏軍中虛實楨殺之李師晦見從諫恣橫假言求長
 生不與事請居涉及楨敗帝擢為伊闕令李丕為昭義大將軍中疾其才不懼乞為游
 奕深入遂歸朝帝擢為刺史詳詩集行至昭應縣篇而從諫妻弟裴問為賊守邢州與
 刺史崔嘏自歸成德軍洛州王鈞歸魏博通鑑有楨再從兄匡周為中軍使兼押牙郭
 誼患之言於楨楨使匡周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出家必滅矣文先敘昭義事未竟插
 入太原事至果聞戎捷句則謂太原已定矣此四句又指昭義諸人之攜落而歸正者
 然水可確為分指以下則謂誅劉楨也數語殊添支節改本刪之而作分敘方為明暢
 又按新書傳弁與楨連和楨諸將言我求承襲彼叛卒也乃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
 屯穀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猶不赦楨而通鑑只書弁遣其姪與賈羣俱詣楨
 約為兄弟楨大喜及呂義忠擒弁後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退屯鼓腰嶺無
 會敗太原兵事竊意昭義焉肯加兵太原新書採唐末雜史說部所謂事增於前者要
 未一一皆實也附 **砥磨周鉞** 書牧誓王左杖黃鉞 **水淬鄭刀** 史記天官書火與水合為淬漢書
 標於此餘可類推 **萬里來袁尚** 英華作紹誤 **之頭顱二冢葬蚩尤之肩髀** 並見賀破奚寇表 **何其**
暴立大效 集作功 **樹建嘉績若是之速與宗英可汗** 謂黠戛斯君長漢書敘傳河間賢明為漢
既畏王威遂聞請吏 史記司馬相如傳叩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西南夷傳冉駹皆振恐請

臣單吏演王舉國 **留犁徑路** 漢書匈奴傳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請置吏入朝 **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撻酒以老**
 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 **對運酪以知**
 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撻和也契金著酒中撻攪飲之契刻也 **羞** 漢書匈奴傳中行說曰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 **羸羸** 漢書匈奴傳
 傳旃裘之君長咸震 **望衣冠而有慕** 漢書匈奴傳白麟奇木對日始將有解編髮怖餘見為李詒孫啟 **大畢伯士之肩** 一作範誤大英華作文注口集作大徐曰當作大畢伯
 編讀 **呼韓單于之師** 改本作呼韓谷蠡之師此終也夫戎氏以其職來王注曰大畢伯 **呼韓單于之師** 單于二字誤漢書匈奴傳
 任犬戎之二君仕與土同此喻堅昆 **呼韓單于之師**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又立稽俟惻為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胸鞬單于呼韓邪單于歸庭乃立其
 兄為左谷蠡王其冬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
 敗走屠耆單于以其長子為左谷蠡王少子為右谷蠡王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突反
 此喻 **或執玉而朝靈囿**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禮畢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烏桓濊貊
 威來助祭單于侍子亦皆陪位 **或解辯而拜甘泉** 隋書突厥傳詔曰襲冠解
 且以臺為囿同在一處義亦無害 **並垂於冊書光彼明** 一作命 **命** 後彼改本作官漢寵以殊禮賜以冠帶衣裳

姓各用名以命之似非也通鑑黠戛斯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其君長曰阿樊攻回鶻
大破之焚其牙帳蕩盡得太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遣人奉公主歸唐為回
鶻鳥介可汗所邀奪會昌二年十月遣將軍至天德軍言今出兵求索公主三年二月
遣使獻名馬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刀不可吝此名若慮其不臣當與
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命德裕草
賜黠戛斯可汗書中有云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今回鶻殘兵散投山谷可汗既與
為怨須盡殲夷六月入貢又賜之書四年三月遣將軍入貢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
又賜之詔論文中宗英可汗以下謂此事也又其時回鶻之將盟沒斯帥眾內附乃賜
國姓并賜其弟數人名遂為朝臣故有大畢伯士數語言其或來朝貢或遂臣附也
昌一品集有異域歸忠傳序謂盟沒斯有黠戛斯朝貢圖傳序謂堅昆又其時賜回鶻
可汗及劉沔答回鶻宰相諸書皆德裕所草俱載集中

百王共貫三代同規公於是奉命有討北狄
之詔伐上黨之制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四
每牙管既拔芝泥將熟
乾 一作 上輒曰爾有獨斷朕 一作 無疑謀固俟沃心 書啟乃心 不可假
手 左傳鄭伯曰鬼神實不逞 公亦分陰可就 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落
簡如飛故毋有急宣關於密書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此又豈可與

美洞簫而諷於後庭 漢書王褒傳元帝為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 聞子虛而嗟

不同世者 漢書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 論

功而校德邪其有勢切疾雷 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天雷無妄用兵之道使如疾雷不及掩耳 機難終日

屬宣室未召 見賀破 武帳不開 蕭侍郎啟 公莫暇昌言且陳

密疏賈太傅之憂國故 一作 動集作 深誠 論治安策 山吏部之論兵

詎因夙習 晉書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州郡悉去兵濤論用兵之本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開與之合餘已詳陳許奏充判官

凡所奏御罕或依違 舊書封敕傳敕草封衛國公制曰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德裕口誦此數句撫赦

及武宗下武重光 昔 按諜西崑 漢書禮

崇名再易公又觀圖東序 見獻集賢 相公啟 心列公卿定議以一

十四字 詳為河南 盧尹賀表 垂百 億 一作 千萬年藻縟辭華鋪舒名實秦晉於玉

檢瑤繩之內

見為李詒孫啟及祭老姑文

平勃於綠疇讒鼎之間

左傳讒鼎之銘注曰讒鼎名也正義曰服

度云疾讓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於甘讓之地二者並無案據按此為叔向與晏子語也而韓子齊伐魯索讒鼎以其贖往則是古物而在魯者餘見汝南公賀元日表與榮陽公賀破奚寇表圖疇義同當用洪範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后土之議

漢書郊祀志匡衡以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願與羣吏定議探公玉明堂之圖

漢書郊祀志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園宮垣為復道考肆觀之禮於梁生

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書肆觀東后後漢書祭志建武三十年羣臣言宜封禪泰山不許三十二年上感河圖會昌符之文乃詔梁松等復按索河維識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梁松傳松博通羣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取封禪之書於犬子

漢書司馬相如傳天子使所忠往取其書而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盡皇王之盛事極

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

漢書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後世因禹書就掩

孔靈符會稽記會稽山南有宛委山其上有石俗呼石名其處曰鼎湖禹書就掩

賈壁立干雲昔禹治洪水厥功未就乃躋於此山發石得金簡玉字以知山河體勢於是疏導百川各盡其宜此兼用禹穴見表狀中非用靈寶要略與吳地記吳王闔閭時靈威丈人入包山洞取靈寶經二卷孔子云禹之書

也然猶進先嘗之藥

禮記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獻高手之醫

初學記司馬彪續漢書曰東平王蒼到國病詔遣太醫丞將高平醫視藏周旦請代之書

書金縢王有疾病漢官儀丞相有疾朝廷遣中使太醫高平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以旦代某追漢宣易名之義

漢書宣帝紀初名病已之身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舊書武帝紀本名濞會昌六年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一品集改名制旨云漢宣帝柔服北夷宏宣祖業功德之盛侔於周宣御歷十年乃從美稱朕遠惟大漢之事

告書序周公將

祈于昊天

其功伐也既如彼

始終一朝紹

書九德威事紹續即來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

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制也又如此故合詔誥奏議碑贊等凡一

帙一十五卷輒署曰會昌一品集云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

也不言制禁

集一作崇論道也惟公字文饒姓李氏趙郡人蓋大昂

中邱

漢書地理志常山郡領中邱縣又趙地昂畢之分野有風雨翕張之氣藁臺高邑

地理志趙州領高邑縣餘

述百文集羊主

卷七

七

見上河有一作 **山河隱軫之靈** 左傳表裏山河註曰晉國外河而內山揚雄蜀都賦方輅齊轂隱軫幽暢謝靈運詩隱軫邑里

廊廟之器 蜀志許靖傳評曰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 **黃憲師表** 一作長 **之姿** 後漢書黃憲傳憲年十四荀淑竦然異之

何晏神仙 見祭呂商州文 **叔夜龍鳳** 晉書嵇康美詞氣有風儀嵇康別傳康長

宋玉閒麗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序玉為人體貌閒麗 **王衍白哲** 世說

馬援之眉宇 見祭伏波文 **盧植之音聲** 後漢書

此其妙水鏡而為言 蜀志李嚴傳注習鑿齒曰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聲如鍾

託丹青而為裕 校英華作裕徐氏疑當格今思衛公名裕然

至於好禮不倦 禮射義

位而無咎 徐

用和為貴敬一人而取悅 孝經敬一人而取悅 **謙六** 一作二 **位而無咎** 徐

祭車匠胡奴罔迷於半面 後漢書應奉傳註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穎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背碑覆局無俟於專心** 魏志王粲共行讀道邊碑因使背而誦之不誤一 **聿成儉訓不有長物** 晉書王恭傳恭曰昔字觀人圍棋局壞案為覆之不誤一

猶卑官端坐心齋 見為柳 **江革分謝朓之舊襦便為臥具** 南史謝朓大雪中見江革

周正得袁憲之談柄常 一作嘗 **在講筵** 南史袁憲字德

自娛三篋能識 並見安平公 **麗則孔門之賦** 揚子法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賦也則賈誼登

清新鄴下之詩 陸機陸雲別傳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

序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 **重以多能推**

於小學 漢書藝文志古者八歲入小學 **王子敬之隸法道媚** 晉書王羲之傳

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

王子敬之隸法道媚 晉書王羲之傳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子獻之工草隸

按王僧虔謂獻之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晉書皇休明之草勢沈著吳錄皇象字休明廣

采以入傳書斷謂小真書筋骨緊密不減於父字休明廣

陵江都人工書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王僧虔名書錄吳人皇象能草世稱沈著痛快

宣和書譜皇象官至侍中工八分篆草初學草沈著痛快論者以象書比龍虬蟻啟

伸繁腹行當時異時一作相逼當代一作罕儔不妄集作過一作人

以爲章草入神後漢書第五倫不敢妄過慎於取友與李杜齊名者少後漢書范滂傳滂母

人食此則泛言交遊耳名死亦願集作僑札交貺者稀見滎陽公謝故能應是昌時媚于天子

何恨願須憲章皇極燮理元亨燭耀家聲粉飾國史俾帝典之灑灑噩噩揚

法言虞夏之書渾渾爾爾商尊王道之蕩蕩平平見賀德而又不節怨嗟不

節若則知進憂亢易亢之爲言也張良竟稱多病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王

若知進憂亢知進而不知退張良竟稱多病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王

元方務頤神後漢書王允傳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造養性無頤陽

之晉田漢書翟方進傳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

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方進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

何曾之食既去英華作既疏注曰集作疏去徐刊一既去皆曾

劇嗜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傳會爲丞相加侍中拜太尉進爵爲公領司徒進太傅會性奢

帝輒命取其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虞棕之鮓方嘗中祠部尚書武帝就

味周語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穉康養有爽和氣肴藪英華注疑無佐按英華

集作無任皆不可通此必作佐謂肴藪之外無厚味佐之作無在

也故改定詩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藪維何維荀及蒲琴鶴有餘成萬古之

長相爲集作一代之高士晉皇甫謐紫爾來者景山仰之按詩高山仰

毛傳景大也鄭箋景明也有明行者則而行之有高德者則慕仰之

此與高山合爲景山似兼用詩傳景山大山之義改本專曰景行某昔在左曹

亞以給事中出故實一作事先帝雖詭詞望利穀梁傳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注

曰左曹即左掖也實一作事先帝雖詭詞望利穀梁傳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注

人也禮記事君大言入則不接於話言英華作而申深非義約文孔安國尚

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不接於話言英華作而申深非義約文孔安國尚

作傳約文申庶窺於風采代天之言既集書臯陶謨曰天蟠地之樂難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極乎天而蟠乎地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忘禮記及夫禮樂之蓋屬才華用爲序引以鄒衍之迂怪史記騶衍深觀

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將穎嚴之淺近杜預春秋左傳序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

亦復忽焉承命何所措辭五嶺幽遐桂森爽皆屢莫逢博約寧

遇切磋處無價之場率然占玉尹文子魏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置於廡下不枯之岸麗爾論珠

王王召玉工望之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天登一作不枯之岸麗爾論珠

下之寶此無價以當之五都之城僅可一觀雖嘗有意焉亦不知量也某叩頭再拜上集無此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會昌一品制集序題從文粹而首有丞

刪之交苑英華辨証李德裕集序二首蓋鄭亞先委商隱代作亞後
改定故有異同今德裕集用鄭亞作徐曰典嚴正大較原作更得體
故附錄之舊書鄭收傳父亞字子任聰悟絕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
翰林以文千詞深知之餘詳桂州謝上表按原稿非不華瞻莊重然
大有矜持之態且未全得體一經點竄氣象迥殊矣文章之工拙匪
徒學問所為亦有氣局福分主之是說也余驗之久而益信起結兩
段全改中間詞藻取諸原本而別連以清
機讀者細為體味可以得文章進境矣

綸綍之興載籍之始先王發號施令明罰敕法蓋本於此也唐

虞之盛二典存焉夏殷之隆厥有訓誥自胤征甘誓乃有誓命

之書皆三代之文一王之法也虞夏之際代祀縣遠其代工掌

制之名氏莫得而知至於成湯太甲則有伊虺伊尹為之訓誥

高宗得傅說則有說命之篇周公召公相成王則有洛誥酒誥

周官顧命秦始皇帝并一區宇丞相李斯實掌其言漢興當秦

焚書之後侍從之臣皆不習文史蕭曹之輩又乏儒墨之用每

封功臣建子弟其辭多天子為之縱委於執翰者亦非彰灼知

名之士武帝使司馬相如視草率皆文章之流以相如非將相

英華有器也厥後寢微寢長英華作寢下於魏晉亦代有其人我高

祖革隋文物大備在貞觀中則顏公師古岑公文本興焉在天

后時則李公嶠崔公融出焉燕許角立於元宗之朝新書蘇頌傳

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舊書傳楊炎字公南文常楊繼美於代宗之世藻雄麗遷中書舍人與時號燕許大手筆餘詳上篇

常衮並掌綸誥交長於除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制之美者時稱常

楊焉德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稜下世字英華亦作代避諱也今從集

泊 憲宗皇帝英武啟運雄圖赫張中興之業高映前古其時則先

太師忠公翺翔內署有密勿贊佐之績平吳定蜀時一作實惟其

功及登樞衡作霖雨尊王室卑諸侯圖蔡料齊外定內理舊書李

憲宗即位劉闢反帝命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

路入以分蜀寇之力由是甚見親信元和二年春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至六年正

月自淮南節度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封趙國公至淮西節度吳少陽卒子元濟請襲

位吉甫以為淮西內地不同河朔且四境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守禦宜因

時而取之始為經度淮西之謀九年冬暴病卒新書傳李錡在浙西請領鹽鐵又求

宣歙吉甫言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劉闢拒命

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吉甫言漢晉宋梁凡五攻蜀由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強弩號

天下精兵請起其兵搆三峽之虛則賊勢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

帝從之劉闢平吉甫功居多又度李錡必反曰錡庸材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

討之必克徐州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除後患韓宏在汴州

多憚其威詔宏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之錡眾聞徐梁兵與果斬錡降

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與帝意合

又請自往招元濟苟不悅得指授羣帥俾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

會暴卒稜李錡事舊書傳不載新書傳平李錡在吉甫為相後今文皆作在內署時

則以阻其鹽鐵宣歙之請也元和十三年討平淄青李師道在吉甫卒後所云料齊

二書傳皆不載舊傳云及為相慮方鎮貪恣乃上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新傳云

姑息蕃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 顯王言於典誥彰帝範於圖

籍紀在徽冊播於無窮特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公長慶中

事惠皇舊書紀穆宗睿為翰林學士訓誥之業彰於前一作聞

我求之前聞也舊書李德裕傳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禁中書詔大手筆

多詔德裕事之長慶元年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昭

肅皇帝統握乾符寤寐良弼詔自淮海復升台庭舊書傳初德裕

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 盡付元機允厭神度每彤庭一作

外戚世家景帝王夫人夢日入其懷此貴徵也生男即武帝 懋遵聖緒光慰孝思於是承命有宣懿

耐廟之制及武宗郊昊天拜清廟文物胥備朝廷有禮詳汝南華州賀表

華夷述職河朔修貢唐自再失河朔終不能復故以河朔修貢為撫馭之盛事乃顯神庥薦徽號奉

揚一德以示萬方於是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之冊會昌二年四月

見前按此段原蒙所無今先敘太后耐廟為引而以兩次尊號之冊挈武宗一朝之始終包諸詔書碑贊於內尤見森嚴封域無虞陸機辨亡論烽燧罕

警封域天子條然有求元之思舊書武宗紀帝在藩時頗好道術修攝之事即位之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於三

殿修金籙道場帝親受法籙餘見為河南尹賀表乃範貞金模聖表隆準日角漢書高祖為人隆準日角

燭於宮庭中外臣僚咸欲以一無頌山河而褒日月也

公於是有聖容之贊天街之北獯謂獯豸常攸居因饑憑陵怙眾強禦

嚴之以刁斗而勃爾無懼申之以一作告又一作腆一作然不率

天子震怒旋命征之公獨運沈機皆作宸今從資神一品集本斷萬里勝

負決於帷中雷霆既震爾雅疾雷為霆犬羊遂一作潰疣贅披抉莊子外篇附贅縣疣

出乎形哉腥羶解離禮記月令春其臭羶秋其臭腥國語子犯而移於姓曰腥之肉腥臊廣韻腥豕鼻肉羶羊鼻遁其名王復

我貴主公於是有討北狄之詔天寶末薊門為首亂之地薊門即范陽之

地瘡瘡榛棘一品集刊本作襲世未平至是一作漁陽帥英華有師字誤仲

武一作張仲武掃除妖孽一品集本作僭亂按一品滅獲仇讐漢書司馬遷傳滅獲婢妾應劭

謂之滅女而婦奴謂之獲晉灼曰滅獲敗敵所被虜獲為奴隸者奉揚威神乃

底康靖仍願勒石於盧龍一品集作之塞魏志田疇傳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賞魏書地形志北平郡

新昌縣有盧龍山此敘破那頡啜詳原藁以敘一品集聖功飛章上聞帝用允若公祇膺明

命一品集作公舒展格言呼嘯神祇吐納嵩華當畫而文星見不

寐而白鳳來成一品集諸侯不朽之勲尊一品集元后無私一品集之

化公於是有幽州紀聖英華無功之碑潞帥劉從諫死其子因關

河之嶮恃甲兵之衆請爵爭地屢聞王庭

八字一品集作乃敢揚中聲進討拒命王庭誤

外疑迷互撓天聽帝將耀神武

一作帝疑思奮神武

公累罄

一作獻

忠

一作奇

且言

一無言字

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雄

一品集

渠

當作

受戮祇以拒

英華文粹皆作拒徐刊

君

按舊本皆作雄渠受戮徐氏引漢景帝時吳楚七國反中有膠東王雄渠以証之今考史漢皆止言雄渠與吳

楚反漢擊破誅之未嘗獨有他事也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

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文定用此事言以兵懼君由於忠愛

尚自納於刑况稱兵作亂哉漢書禮樂志註抵忤也

況明皇舊宮天井內地

跨連

一作搖

河北魯倚山東豈可行有

一作宥

匪人坐為汙俗若是

可忍

一作若

孰不可容沃心無疑躡足乃定又曰上黨居天下之

脊當河朔之喉今漳水雄兵

史記河渠書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水經注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

常山勁卒

書太行區

是為唇齒實懼因依不若

山東過壺關縣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黿谷至武安縣南入於濁漳石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注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改常山漳水謂魏博節度常山謂成德節度

乘於

一作其

未萌制其將動帝命其奏乃妙選使臣以勞諭之嚴

立刑賞以勸戒之魏侯鎮侯

成德軍節度治恆州元和十五年避穆宗名改鎮州故又稱鎮冀節度

戮力

從命

按此述德裕奏請遣李回使諭魏帥何宏敬鎮帥王元逵事詳為李詒孫啟此實克平昭義之要策時亞亦從李回行故較原稿所敘更中要害時告魏

鎮二帥以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邢洛磁三州以

絕壺關之右臂收

泚水之上游

水經注濁漳水條下枝水俗謂之祇一作泚水水承白渠於藁縣之烏子堰昔在楚漢陳餘不納左車之計悉眾西戰韓信遣奇兵

自間道出立幟於其壘

獲茲渠魁在此成算又轅門叛將橫

一作黃

水

餘寬竊上相之旌旗盜晉陽之管鑰

詳賀尊號表

帝怒斯赫人心

愈疑咸以師老於郊臬巢尚固議罷兵者蚊聚請省過者雷同

公又揚笏而言曰彼地則義師帥分

文粹作

宗室是元祖

英華作文王非

勤商之邑后稷造周之邦瓜瓞具存堂構斯在苟虧策畫不襲仇

讎則是獎彌牟逐主之風

彌牟衛將軍文子也左傳哀公二十五年五月衛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

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謀以攻公衛侯出奔宋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納衛侯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注曰南氏即彌牟

頓射親之俗詩稱築室于道書謂疑謀勿成敘力主戰伐以破羣由疑較原稿更詳重

是洞啟宸衷大破羣議運籌制勝舉無遺策防微慮遠必契神

機授鉞之臣伏膺承命謝安之圍棋尙劫曹參之飲酒方酣果

有軍書繼一品集聞戎捷砥磨周鉞水文粹作兵誤淬鄭刀萬里來袁尙

之頭顧女粹作紹誤二冢葬蚩尤之肩髀歡聲雖震於朝市喜氣不見

於形容何其纂立功勳鎮定風俗若是之重也女粹無也字公於是

伐上黨之制平晉陽之勅上黨謂種晉陽謂弁宗英英華作華誤可汗獻琛輸一作貢

責越自絕漠一作城通於本朝大畢伯士之眉呼韓谷一作鹿蠶之

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辮而拜甘泉並垂於冊書一作史冊光被

明命公於是有諭回鶻之命五慰堅昆之書按此敘點夏斯事而兼及回鶻盟沒斯內

符傲睨鬼箝之錄聞之者可以祛聾瞶得一作傳之者可以弼邦

國每牙管旣拔芝泥將熟一作乾嘗於前席親授筆札公亦分陰

可就落簡如飛時有急宣關於密畫內庭外制皆不與聞或勢

切疾雷機難終日宣室未召武帳莫開公則手疏一作疏於封章達

於旒袞一作辰當乙夜觀書之際未嘗不稱美再三此又豈可與

傳一作賦洞簫而諷於後庭聞子虛而嗟不同世者論功校德邪

歲在乙丑會昌五年羣公常伯畫王左右常伯常任傳曰常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舊書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爲

以天子之道貫於神祇一年而風雨攸序災沴不作

三英華文粹皆作二今從一品集下句頌字同年穢醜虜頌本作北伐之詩一作師誤四年誅

狡童誅東征之歌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東山周公東征也而又移一作摩尼之風備覺經清淨摩

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椽文以摩尼統言釋教也又考舊書回鶻傳元和初始以摩尼至其法日晏食飲水茹葷屏淫酪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回紇請於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許之武宗紀會昌二年摩尼寺僧莊宅錢物差官點檢抽收蓋此寺僧皆回鶻人始立於元和時而會昌時亦毀之紀文所謂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也通鑑注曰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祆胡壞浮圖之俗神也唐制祠部歲祀積西諸州火祆官品令有祆正蓋主祆僧也後漢書西域傳天竺國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此謂拆寺之事見河南盧尹賀表

鴻名光下一作神武公乃觀東序之圖按西崑之謀鋪舒名實藻

縛文采一作質類于上帝為唐神宗公於是纂章天成功神德明

道之冊文前見號位既畢華夷會同方將命禮官召儒者訪匡衡

后土之議採公玉明堂之圖考肆覲之禮於梁生取封禪之書

一作文於犬子盡皇王之盛事極臣子之殊功而軒鼎將成禹書

就掩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藏周且請代之書追漢宣

易名之美作為一作于大誥祈于昊天始終一朝紹續九德此一段與宣懿

耐廟一段為首尾其功伐集作攻闕文粹作攻伐誤也既如彼其制作也又如此故合武

宗一朝冊命典誥奏議碑贊軍機羽檄凡兩帙二十卷與十五卷不同輒

署曰會昌一品制集紀年追聖德也書位旌官業也歲在丁卯

大中元年亞自左掖出為桂林九月公書至自洛宣宗即位德裕罷相屢

已貶潮州司馬此書至之時以典誥制命示于幽鄙且使為序以集成

書尋元珠莫究其文粹作倪域莊子黃帝游乎赤水之北登於崑崙之邱遺

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聽希聲莫窮於高下老子大音希聲承命震惴一作幾

移朝夕援筆而復止者三四伏無伏字念江陸修一作盡盪辭讓不

及因齋潔以序焉夫全功難持一作持下全改莊嚴團聚大有東漢遺風大名

難兼一作堅誤大名以人物言字屢見日赫於晝而乏清媚月皎於夜而無溫一作

煦冬之為候也則雪霜飄暴凍入肌髮夏之為用也則金流石

燦火走膚脈如陽春高秋者稀焉南則瘴風毒虺之為厲也北

則德戎黠虜之為患也如雒邑一作陽咸秦者幾焉鵬鷺不傳之

以馳騁驛驛不授之以騫翥如應龍者鮮焉見鄭州仲尼聖賢之

宗也位止於司寇師一作老聃道德之祖也官不過柱史如姬旦

者幾焉以上以天地人物立論是以保衡傳說佐佑殷宗一作王召公畢公寅

亮周室咸著大訓克為元龜書契以一作已來未之多有李斯以

刻石紀號之文勝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上泰山刻所立石其辭曰云

運又何足數哉以上數語應起段周勃霍光雖有勲伐而不知儒術枚臯

嚴忌善為文華文粹而不至巖廊一作巖廟而不至巖廊一作巖廟實繁惟公文粹君蘊開

廊殿下小屋晉灼曰堂邊庶殿下小屋晉灼曰堂邊庶殿下小屋晉灼曰堂邊

物致君之才居元弼上公之位建靖難平戎之業垂經天緯地

之文萃于直躬慶是全德文粹作粹于厥躬一品集本作粹蓋四序之

陽春九州之咸維品彙之應龍人倫一作中之姬旦集有也字發純

後之學者其景行之云爾一無云爾字今刊文粹脫行字

樊南甲集序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集作十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後聯為鄆相

國楚華太守崔所憐居門下時勅定奏記始通今體後又兩為

祕省房中官一為開成四年試判釋褐一為會昌恣展古集通典祕書省雖

往往咽噓于任助范雲徐陵庾信之間咽噓即盟噓魏

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一作衷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

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一作衷上浮壯能感動人十年京師寒且餓人

樊南文集序

或曰韓愈文杜甫詩彭陽令狐章檄樊南窮凍人或知之仲弟

聖僕原注特善古文居會昌中進士為第一二常表集無表字以今體

規我而未焉一作能休大中元年被奏入嶺當去聲表記所為亦多

冬如南郡漢書地理志南郡秦置江陵縣故楚郢都舊書志荆州江陵府荆南節度使治舟中忽復括其所藏火燹

息淺墨汗烏故切至篇切半有墜落因削筆衡山洗硯湘江以類相等

色得四百三十三件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宣和書譜觀其四六藁草方其刻意致思排比

聲律筆畫雖真本非用意然字體妍媚意氣飛動亦可尚也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是

現蔽象棋有六博些注曰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鮑宏博經用十二棋六白六黑漢書吾邱壽王傳善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簞也說文簞行棋相塞謂之簞鮑宏簞經簞

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至五即格不得行故謂之格五禮記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曰方各東西九年教之數日注曰朔望與六甲也漢書志日有六甲辰有五子至彙儒史

論古者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稷六年所教之數一至十也五方即方名此云四數其四方四時之謂歟未足矜十月十二日

樊南乙集序

余為桂林從事日嘗使南郡舟中序所為四六作二十編明年正月自南郡歸二月府貶選為蓋屋尉通典蓋屋漢縣山曲曰蓋水曲曰屋屬京兆府稷篇中三言明年辨詳年

與班縣令武公劉官人同見尹稷左傳官人肅給後代史文如北齊書循吏宋世良傳為殿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

還孝莊勞之曰若官人皆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郎基傳州府官人酷吏盧裴除行臺右僕射後進位柱國文帝幸并州詔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許善心傳

攝黃門侍郎留守京師煬帝先易留守官人出除巖州刺史循吏梁彥先傳四海之內凡曰官人王伽傳官人無慈愛之心不加曉示致令陷罪酷吏趙仲卿傳鞭笞長吏官

人戰慄舊書高祖紀官人百姓賜爵一級武宗紀赴選官人多京債李衛公論路磁等州縣令錄事參軍狀云官人皆由選擇可委輯綏蓋官人本統內外貴賤各隨其宜以

稱之其後乃於令長掾屬及赴選筮仕者習稱也前人辨之未備故詳引焉班縣令或班姓而即令蓋屋者武公徐氏疑作武功武功屬京兆府劉官人

似官於武功者新書表有京兆武功劉氏亦可舉稱然皆未可定尹即留假參軍

事專章奏本傳以尹為盧宏正誤詳年譜假參軍假法曹參軍也詳偶成轉韻詩箋屬天子事邊康季榮首得

七關數月集作李玘得秦州稷杜牧題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韻結云隴山兵十萬嗣子握洞弓註曰今鳳翔李尚書

楚南文集卷七

太尉長子其名其地其時皆合必節此李玘也可以略補愬傳之闕

月餘朱叔明又得長樂州而益丞相亦

尋取維州舊書杜悰傳李德裕鎮西川吐蕃首領悉怛謀以維州城降執政者與德裕不協勒還其城至是復收之亦不因兵刃乃人情所歸也聯

為章賀舊書宣宗紀大中三年正月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各

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六月季榮收復原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

張君緒奏收復蕭關勅於蕭州置武州改安樂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民皆河隴遺

黎數千人見於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辦賜之冠帶八月時同僚有京兆

鳳翔節度使李玘奏收復秦州九月西川節度使杜悰收復維州

韋觀文河南房魯宰相世系表房魯字詠歸者元齡之裔然非河南似非此人也文粹有房魯上節度使書全唐詩話長安木塔院有進士房魯

題名處似樂安孫朴京兆韋嶠韋嶠未必即韋蟾之即其人樂安孫朴京兆韋嶠韋嶠未必即韋蟾之即其人天水趙璜宰相世系表璜字祥牙唐

詩紀事開成三年登第長樂馮頴彭城劉允章新書劉伯芻傳孫允章字蘊中咸通中為禮部侍郎後為東都留守是數

輩者皆能文字每著一篇則取本去是歲葬牛太尉舊書牛僧孺傳慶三年同平章事敬宗時封奇章郡公後至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謚文貞新書傳贈

者百數他日尹言吾太尉之薨曰吾太尉當是牛氏宗黨有杜司勳之誌舊書杜牧

員外郎史館修撰太平廣記引唐關文牧在牛僧孺揚州幕惟以宴遊為事出沒倡樓

僧孺密教卒三十人易服隨後潛護之及徵拜御史僧孺餞之命侍兒取一小書籠對

牧發之乃街卒密報凡數十悉曰某夕杜書記過某家無與子之奠文今不

事集有為不朽十月四年十月辨詳年譜尚書范陽公盧宏以徐戎凶悍節度

關判官奏入幕是判官非掌書記詳年譜故事軍中移檄英華只作易徐刊本作檄今從之牒刺皆不

關決記室判官專掌之其關記室者記室假故余亦參雜應用明

年府薨宏正遷宣武節度使仍速卒於徐鎮選為博士在國子監太學始主事講經集作始復欲註

書講申誦古道教太學生集作教天下學生為文章七月六年七月尚書河東公

柳仲守蜀東川奏為記室十月得見吳郡張黯見代改判上軍在

已為判官此故求改也詳年譜與赴東川諸詩箋時公始陳兵新教作場集作新練兵作教場閱數軍英華

實宏傳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互見濮陽陳情表判官務檢舉條理不暇筆硯明年記室請

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當以漫叟爲稱藝文志儒家類
元子十卷又浪說七篇漫說七篇小說家類元結猗犴子一卷按顏魯公所撰墓碑作
猗犴字是次山詩集志不載其
篋中集一卷乃選本非此所指
次山見譽於弱夫蘇氏始有名明京兆武功

人初名預見取於公浚陽公元結傳禮部侍郎陽浚核始得進士第文編序

字弱夫見取於公浚陽公元結傳禮部侍郎陽浚核始得進士第文編序

文編歎曰以上第汚元子耳有司得元子是賴明年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新書表

都堂策問羣士竟在上第元結傳擢上第復舉制科見憎於第五琦元載新書表

乾元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故其將兵不得授作官不至達母老不

得盡其養母喪不得終其哀元結傳經略容管身諭臺豪綏定八州會母喪

已下若干篇是文粹原外曾孫遼東李暉辭宰相世系表有遼東收得之

聚爲元文後編次山之作其縣遠長大以自然爲祖老子天道自然元

氣爲根揚雄解朝大變化移易之太虛無狀莊子道不遊太虛佬大賁無

色易賁元寒暑攸出鬼神有職南斗北斗東龍西虎史記天官書中宮北

衡以齊七政又曰衡殷南斗又曰北宮南斗方嚮物色歛何從生啞鍾復鳴

舊書張文瓘傳虔威子文收尤善音律嘗裁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時太宗

召文收於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俗號

啞鍾莫能通者文收黃雉變雄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雌雉化山相

吹律調之聲皆響徹黃雉變雄舊書五行志高宗文明後天下頻奏雌雉化山相

朝捧水信潮汐王充論衡水者地之血脈隨氣進退而爲潮抱朴子潮汐者朝來

夕或朝若大壓然不覺其興若大醉然不覺其醒其疾怒急擊快

利勁果出行萬里不見其敵高歌酣顏入飲於朝斷章摘句如娘

始生狼子豺孫競於跳走爾雅狼牡羆牝狼其子獾又豺無前足註曰晉時得

購百錢納本作豺剪餘一作非斬殘程露血脈其詳緩柔潤壓抑趨儒

世換人一朝重屋深宮但見其春牽絳長河不知其載詩汎汎楊舟

所以維持舟者絳是大綱死而更生夜而更明衣裳鍾石雅在宮藏其

世有文集羊主

卷七

三

正聽嚴毅不滓不濁如坐正人照彼佞者子從其翁婦從其姑賢

靡為門懸木為牙張蓋乘車屹不敢入將刑斷死帝不得赦其碎

細分擘西京賦擘肌分理切截纖顆如墜地碎若大咽文粹注上聲餘鋸取朽蠹櫟

蟒出毒爾雅釋樂郭註故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敵刻以木長尺櫟之廣韻櫟梢也集韻擊也按櫟與櫟通刺眼楚文粹注去聲齒不

見可視顧顛踣錯雜汗瀦傷損禮記汗其官而瀦焉如在危處如出一作夢中

其總旨會源條綱正日若國大治若年大熟君君堯舜人人義皇

上之視下不知有一一作尊下之望上不知有一一作纂辨頭鑿齒淮南

子海外三十六國南方鑿齒民注曰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按南夷志黑齒金齒銀齒諸蠻皆鑿齒之類此以言遠方種類非用山海經大荒之中有人曰鑿齒羿殺之也餘見一品扶服臣僕融風彩露淮南子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註曰艮卦風一集序

方朔語武帝曰吉雲之國雲氣著草木成五色露江淹雜體詩露彩方汎灑飄零委落耄老者在童亂者蕃邪人

佞夫指之觸之薰薰熙熙不識其故吁不得盡其極也晁氏讀書志結性耿介自

謂與世整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而論者

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百千

萬年聖賢相隨於塗中耳次山之書曰三皇用真而恥聖五帝用

聖而恥明三王用明而恥察嗟嗟此書可以無書徐刊本作無乎而文粹作無書味句意似

言有此一書不必更有他書故雖不師孔子可也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邪按本傳初

奇古此篇是矣要以造意為主意緒可尋則詞源易泝凡所依據推演讀古者自知之

爾雅鳩雉註曰黃色鳴自呼

樊南文集詳註卷七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七

師古

舊書傳顏籀字師古新書儒學傳顏師古字籀按師古似以字行則以字為名可也以原名為字唐初尚有一字字乎

九族

厚陶謨序敘九族

魏文榮樂諸弟

按典論論文云至若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

綠疇

淮南子俶真訓洛出丹書河出綠圖圖疇義同

穎巖

按左傳西狩獲麟疏穎容字子巖陳郡人與賈逵服虔並舉即此人

論珠

梁書顧協傳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

發號施令

書罔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明罰救法

易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一王之法更記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

腆然疑嚙然之訛漢書韓信傳諸將無然陽應曰諾

拒君被范甯春秋穀梁傳序左氏以警拳兵諫為愛君訊其乖大義也與此引用之意相合

彌牟衛將軍文子也見禮記羣公常伯見揚雄羽獵賦

摩尼之風唐京教流行中國碑頌貞觀十二年詔曰大秦國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於義興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通鑑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其法日晏乃食食輩而不食渾酪注曰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

官人否書臯陶謨能官人移此最始者其後隨宜稱用不足詳引

李玘侯之大家傳帶礪之盛業

移檄晉書葛洪所著移檄章表書書職官志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關和後謂關通其事刺謂刺舉之移謂移其事於他司

滄山注死於林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即斯地也

樊南文集詳註卷之八

桐鄉馮浩孟亭編訂

吳江潘西庚馴之參校

書

別令狐綯拾遺書通典補闕拾遺武太后置二官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按舊書

綯傳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宏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為左拾遺當即轉補闕詳年譜唐制遺補為侍臣故秩雖卑而體則重此所云仕益達也書

上於開成初誠懇之至卻類感憤然是時與令狐交誼未乖而云僕困不

動當屬未得進士時也豈自料其後之乖好哉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

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

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

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

天地耳錯行雜居螫螫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
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翅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
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
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徐刊本誤作狂直
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汗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尙爾
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
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
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決為流行之義故以言淚流徐刊本作泣似非豈於此世有他事哉
惜此世之人幸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
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
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

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史記廉頗傳免歸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嗚呼此輩真手搔鼻戲廣韻戲也

各艮南史宋前廢帝紀肆罵孝武為轉奴魏書王氏世驢鼻江東謂之驢王而喉噉人之灼痕為癩者禮內則不敢噉噉噉咳說

文噉氣悟也玉篇逆氣也論語伯牛有疾註曰先儒以為癩也說文惡疾也此謂灼痕非癩而誤以為癩市道何肯如此輩邪今一

大賈坐滯貨中周禮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人人往須之甲得若

干曰其羸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今刊文粹脫干字曰其羸若干戊曰

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今刊文粹釋無哭

相見有贅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今刊文粹釋無哭

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

迴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

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贅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

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
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
不信者無敢不信於大賈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

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
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文粹作爲市道
何如哉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百虎通娶妻下之相宜否前祝曰

蕃息善相宜先祝夫婦好合蕃息又祝子孫衆多也前祝又進祝之也徐刊本作則祝誤後日文粹作生女子貯之幽房
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即一日可嫁去
是宜擇何如男子徐刊本有者字誤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

而不如此至其羔鷲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
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
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尙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

救抵死不相販賣哉紬一作細而繹之真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
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首陽之二子文粹作二百必子字形近

豈而訛使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豈豈求爲與王之佐歟徐曰當改作斬如左傳宋公斬之之意誤矣使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
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

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
婦耳商隱再拜

上崔華州書漢書谷永傳燕見紬繹注曰細繹者引其端緒也
皆由不考定義山年齒而又泥華州之必爲崔戎遂致總無一合今既辨
定生年因見義山自幼早爲戎所深知何煩上書哉舊書賈餗傳太和時
凡典禮闕三歲九年被甘露之禍自後當稱故相矣開成元年十二月紀
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劍兼御史中丞憲銜故有中丞閣下

之稱二年正月紀以吏部侍郎崔暉為宣歙觀察使鄆傳云太和八年權知禮部而於鄆傳云兄弟鄆鄆鄆三人知貢舉掌銓衡為時名德新書亦云崔氏兄弟凡為禮部五蓋權知禮部者權主貢舉也文中崔宣州指此若賈耽則兩書傳中皆不云曾主貢舉舊書崔暉傳於元和七八年雖為禮部侍郎但十二年同平章事其後乃觀察宣歙豈得僅呼崔宣州哉然則為餽為龜從為鄆審矣開成二年義山已得進士此書當上於開成二年或春初尚未得第或得第後而未遽得官須再試或辟舉亦尚有獻書求知之事耳至二年三月龜從入為戶侍四年鄆入為太常矣

中丞閣下學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去出其下哉凡為進士者五年始為故買相國所憎綴錄二典禮闈一為太和七年見詩集故番馬侯其餘當在五六年間義山當於六年應試為賈所斥八年又為鄆所斥下云居五年間統計太和五六年以下也餘於太和二年同考制策此不可言禮闈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為今崔宣州所不取

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為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幅短而勢橫力健不減昌黎

與陶進士書

徐曰陶進士不知其名豈即後所謂華山尉耶稔未可定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崗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為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霍書傳劉知幾子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新書劉迅傳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

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誅非惟求以爲已而已亦所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已而被鄉曲所薦

入求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

求謂入京求舉也又亦謂又將求知已也徐刊本以求作來以又作久未知何本

固已

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鞵出門寂莫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

得私怪

徐刊本誤作祕

之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

爲子之依歸矣即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

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

義者

譏諷太毒

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

年後雖尙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啟銘表之外不復作文

文尙不復作况復能學人行卷耶

唐人應舉者卷軸所爲詩文投之卿大夫謂之行卷

時獨令狐

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

唐時進士必先寫舊文納貢院不徒憑一日之短長也

既得

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

八郎之友誰最善絢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

辭故夏口與及第

正深於薦託也乃云爾哉開成二年高錯知貢舉擢商隱進士第見本傳錯出爲鄂岳觀察使故稱夏口公而不稱其郡望則

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

是時錯尙在鄂岳也餘詳年譜干道志鄂州漢江夏郡江夏記曰一名夏口沙陽夏洳鄂渚皆其名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

爾後兩應科目者

兩應科目係他科也通考列唐一代進士每曰是年進士幾十幾人諸科幾人開成二年有諸科三人徐氏謂即下博學宏詞

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

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

宏詞試於吏部如舊書紀咸通二年試吏部宏詞選人是也故曰吏部上之中書

歸自驚笑

南場試判非也

按周周墀也見代爲表李未知何人疑爲讓夷舊書傳讓夷太和初爲右拾遺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

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二

亦與學士同職也 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

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

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

博學宏辭者邪恐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

一事詰一物小若毛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

當其罪矣言他人不足罪惟舉鴻博者當之也左傳子孔當罪私自恐懼憂若囚械後幸有中書

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後漢

書逢萌傳詔書徵萌託以老書逢萌傳詔書徵萌託以老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南場謂吏部比於江淮

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舊書裴行儉傳咸亨初為吏部侍郎始設長名姓歷任職者衆遂出長勝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李肇國史補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

院始縣長名以定留放舊書李峴傳為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後又知江淮

舉選置銓洪州新書選舉志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即選其

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按通典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

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唐初制也其後立制不一考

之書會要則貞元時停福建選補長慶以後每停黔嶺選補開成五年嶺南節度盧鈞

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嶺中往弊是南選今弊是北選餘詳榮陽公舉王克明等狀

則其時閩嶺選補久停故此專言江淮也又按南場作判乃吏部常例試判非謂拔萃

也拔萃自在尉宏農罷後詳年譜徐氏談會而駁不傳之非則轉謬矣尋復啟與曹主求尉於號舊書本傳釋

書郎調補宏農尉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妹細

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

遂脫衣置笏水夷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新書傳姚崇會孫合

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歷陝虢觀察使終祕書監按舊書傳崇元孫合餘詳年譜

陝虢觀察即自領陝州刺史故曰今太守也姚合於開成四年八月泔陝而五年冬暮

又別有京兆公泔陝見代作質表則此書在五年九月也逕使不為升斗汲汲疲瘁低儼耳說文儼垂兒

猥切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公羊傳僖公四年卒怙嘗自呪

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也而

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

矣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為山而有三得

通典華州西至京兆府百八十里東至宏農一百三十五里始得今刊文粹其卑者

西岳華山在焉鄭縣有少華華陰縣大華山在南有潼關

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於令狐始居其門今

不復附著跡雖遠而心猶近以為迴護之詞下文切磋數句思欲窮搜極討灑豁

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為我指引巖

谷列視生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雲臺觀在華山觀側有暮

留止宿旦相與去愈復記熟後又徐刊本有復字非得吾子於邑中邑中似即

至其所不至者於華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

為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間吾子之文粲然成

就如是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

思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

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明日東

書大異矣

為濮陽公與劉稹書

英華作檄集作書玉海引之亦作檄然檄為聲罪之詞書有勸戒之語文非檄體首尾顯然李衛公文集有代諸節度與澤潞軍將書玉海又引冊府元龜武宗遣諸鎮告諭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云云蓋上受廟謨故可貽書誠諭其檄類

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宏農尉李某頓首感述既淺憤懣殊深與別令狐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易中心疑者其辭枝夫豈告者

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國語范一去不

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為謀延首北風心焉

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

於再三者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舊書劉悟傳子從諫充昭義節度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太和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武宗時進司徒卒新書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卒俱沐天光並為藩后陸機詩發跡翼藩后昔云與國今

卷八

七

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一作門未至左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飯貝纔畢蓑衣

莫陳並見表與祭文乃睠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見桂州謝上表迷失臣職不思先

軫一作之忠徐曰左傳宣十三年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先穀違命喪師不可謂忠疑當作先軫左傳僖一十八年將覆

元面如生稔英華刊本誤作穀而注曰左傳作穀明是訛軫為穀也故直改正

樂書之族春秋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自楚適齊齊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

樂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稔盈一作此僕隸之所共惜一作兒女之所同悲況

某擁節臨戎一作旗誓眾後漢書隗囂傳論囂囂援旗糾族南史虞寄傳杖劍興師援旗誓眾封疆甚邇

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為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

能願思苦口之言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以定東身之計晉書段灼傳鄧艾被

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為國之屏棄代之際人情帖然書

劉悟傳悟為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憲宗下詔誅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悟未

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宏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

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為所驅迫何如轉危亡為富貴於是

以兵取鄆擒師道斬其首以獻擢拜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穆宗即位檢校尚

書右僕射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太師相公一作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

平章事寶曆元年九月卒贈太尉一作獎其象賢仍以舊服見

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一作餘年於我唐

為忠臣於劉氏為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書天難忱命靡常纔加壯室之

年禮記三十奄有壞梁之歎禮記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蓋寢疾七日而歿按新書傳於太和六年前曰從

諫方年壯思立功後又曰卒年四十一通鑑曰悟薨從諫匿其喪司馬賈直言主上

責之曰爾孺子何敢如此若如新書似不合稱孺子証以此文則新傳有舛也

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為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

自立之帥上黨為辜恩集作之軍李陵答蘇武書陵俾之還朝以聽後

命後字英華作故集作復皆轉相誤也今改定舊書傳詔積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積竟叛通鑑上遣供奉官往諭指積入朝必厚加官爵其義甚著

述有文集羊主

其恩莫借昨者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祕喪則

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

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秦漢書賈誼傳疏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巢幕云安

見上范陽公啟智士之所寒心史記刺客傳鞠武曰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為心

謀夫之所辭舌漢書田蚡傳韓安國謂蚡曰魏其必魏杜門蚡舌自殺說文齧齧也側革切或从乍作辭矧於僕者得

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趙氏傳子謂成

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德王庭奏死子元達襲也魏氏襲侯謂魏博何進酒死子重順襲賜名宏敬也皆舉河朔近事言之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

尋其實願為足下一二而陳之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

其人也職則副戎節度使下皆有副使每以其子為之其後即自為留後襲爵史傳中習見賞罰得以相參恩

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叔姪

相近尚非親父子也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一作秘誤喪則於

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

師趙魏則為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為自立擅命之

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

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漢書吳王濞傳發書遺諸侯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

能盡餘詳為李貽孫啟梁園之客比比而來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餘屢見將倚以為

牆藩託以為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

則祈英華作燕誤羊自至泉深則沈玉自來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已立然

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為鬪德薄則賢

者不為謀故吳淠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並見一晉寵

大夫卒成分國之禍漢書劉向傳昔晉有六卿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衛多君子左傳吳公子札適衛曰衛多君

楚南文集羊主

子未有孰救渡河之哉

見一品集序衛事前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漢書賈誼傳鄙諺曰

前車覆後車誡史記高祖功臣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東觀漢記覽照前世紀為鏡戒

時燕趙中山

按左傳注曰中山鮮虞國策注曰漢中山王靖移居盧奴後漢書郡國志極山在中山國上曲陽西北也至後魏改定州唐義武軍節度

治所建中三年置其先則屬成德軍

也當時亦為李惟岳所據見紀傳

淮陽齊魯

新書藩鎮傳論引杜牧語曰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

之其餘混源軒躡欲相效者往往而是

後漢書則朱滔德宗建中三年反僭稱王改燕

為冀成德則李寶臣代宗大歷十年反李惟岳德宗建中二年反王武俊建中三年反

僭稱趙王王承宗憲宗元和五年邀赦十一年又反魏博則田承嗣大歷八年反三年

僭稱魏王齊則淄青李納承父正已作亂與趙魏冀同于建中三年長至日稱王李師

道元和十年連吳元濟以叛梁則汴宋李靈曜大歷十一年反結田承嗣為援其後建

中三年淮西李希烈兼淄青節度與李納朱滔田悅連和攻汴州入之僭即帝位號國

曰楚蔡則吳少誠德宗貞元五年反吳元濟元和中反吳則李錡據浙西蜀則劉闢據

西東川皆元和初反或討平或赦罪復官或自死俱詳史傳此皆代憲四朝中事而朱

泚李懷光之陷京師致德宗出幸奉天尤為巨寇其他反側之徒亦尚有之至魏博之

史憲誠鎮冀之王庭湊盧龍之朱克融其叛則在穆宗時充海之李同捷則叛於文宗

時矣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

後漢書馬援傳援曰若黠羌欲旅距

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

謂可逃刑

左傳有罪倚親

據指掌之地

後漢書岑彭傳辛臣諫田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

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為謀明者

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

太尉事見上舊書李洧傳洧正

已從父兄正已用為徐州刺史正已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徐州歸

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為徐海沂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

齊之密戚楊太

保與蘇肇給事

舊書吳元濟傳元濟少陽長子也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及

不便兆縊殺之朝廷贈蘇兆以右僕射楊元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

宰相李吉甫楊元卿傳元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為凶黨所構賴節度判官蘇肇

保持故免元濟所殺同巧一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遇害元卿後歷涇原河陽

四男並為元濟所殺同巧一射塚蘇肇以保持元卿亦同日遇害元卿後歷涇原河陽

汴宋節度觀察授太子太保卒按兆肇音同故史文兩用但

兆死於賊手引之反覺不武而給事亦不符疑傳刻有誤也

蔡之懿親並據要地

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

集作止我武維揚則割地驅人以

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

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

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固恐夙沙之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終有文集羊主

國縛主之卒重生見後漢書彭寵傳寵發兵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反攻拔薊城自立為燕

王建武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斬寵馳詣關封為不義侯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

數州之饒皆見盧兵士尙強倉儲且足謂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

心自棄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田悅

於魏郊連兵轉戰縣歲經時而潞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

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為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舊書李抱真

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屢敗

悅兵加檢校兵部尚書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救悅抱真外抗羣賊內輯軍士賊深

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應泚抱真以大

義說王武俊合從擊滔大破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卒贈太保及盧從史釋

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

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一作北

關家語管仲桎梏而居檻車史記張耳傳乃檻車膠致漢書張耳傳貫棄尸南荒

而路之人猶老者捫胸漢書高帝紀注捫摸也少者扼腕戰國策樊於期

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史記刺客傳作搯扼又張儀傳作搯腕謂朝廷不即顯

戮深為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左傳不義不暱厚將崩去安就危衆

黜其謀下不為用故也舊書盧從史傳從史為澤潞節度使李長榮大將長榮

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陰

與承宗通謀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突承璀將神策兵

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上戒承璀俟其來博幕下伏壯士縛之內車一帥

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續漢禮儀志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

鮐背之叟詩黃者台背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知其本末尙能言

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為勃者之守勃舊作渤英華注曰疑作恃今考勃與恃

勃凶勃猖勃皆見史書因勃與渤古通史數州之衆固不為邪者之徒此又

漢渤海皆作勃故誤勃為渤耳不必改悖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

四字一作則隳家聲司馬遷書李陵

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一作固人心此僕者所以對案

忘食推枕不寢為足下惜為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況太師

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

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後漢書光武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宏

大度漢書高帝紀常有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集作之說橫議者屢興悖

惡之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為來者宜其弭之新書傳仇士良積怒創言從諫志窺伺從

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善貿易之算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畜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納怒殺馬益不平舊書武宗紀討劉稹時制曰從諫因反扈之資恃紀綱之力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問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

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為人姪則致叔

父於不忠後通鑑從諫弟從素之子稹而此云季父叔父又不符蓋從素事本皆誤采也為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

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南史江淹獄中上書曰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又

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為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

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尚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為賊將

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禮記子思曰母為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

恩皆受圭符咸領旗鼓舊書傳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自王師討淮西祐略厚遇之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太和初遷檢校戶部尚書滄德景節度使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婿也為元濟謀主及李愬擒元濟以書禮召重質於泗曲乃單騎歸愬愬欲殺之愬表許以不死請免之尋授鹽州刺史後歷方鎮檢校散騎常侍加工部尚書不能悉數厥

徒實繁舊書繁有徒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後委字英華作弄注曰集

作委弄字似本為弄字之訛耳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

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至一作圖故事具存可以

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旄以歸洛師龍旄即謂丹旄秉象笏而

朝魏闕禮記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餘屢見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

終有文集羊主

卷八

世

為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尙淹歸款未整來軒一作戎臣鼓

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璋四馳見代漢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

計已見賀破奚寇表又漢書甘延壽傳少善騎射為羽林拔距絕於等倫嘗超踰

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

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

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科頭戟手者動以千羣見賀破兼驅扼

虎英華注之材官漢書李陵傳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

仍率射鵠之都督漢書李廣傳中貴人見匈奴二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

能駐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拗憤則砂石可吞西都賦乃拗怒而少息

使兵用火焚左傳眾仲對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城將一作水灌見一品集序

魏趣邢郡趙出洛州魏新書潘鎮傳裴問守邢州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送

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

北無儲北史魏宗室傳國之資儲惟藉河北舊書志澤潞屬河東道邢洛磁屬河

東不守以兩州之餓一作殍兩州謂止澤潞兩州抗百道之奇兵指八鎮

比累卵而未危戰國策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漢書枚乘傳吳王濞

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

狐之口按鄭生食其傳曰杜大行之道史記註曰在河內野王北漢書註曰在河內

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為車騎將軍飛狐註

日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漢書如淳曰同水經注曰飛狐口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則知如淳本言在代郡史漢酈傳之註當有脫誤耳後漢書志中山國上曲陽縣恆山在西北注曰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坂名飛狐口通典元和郡縣志蔚州安邊郡飛狐縣有飛狐道酈生所言即此其地漢晉屬代郡又按辨飛狐者如此然酈生皆以收取滎陽言之據敖倉之粟即在滎陽塞成阜之險即在汜水守白馬之津漢之東郡白馬縣唐之滑州黎陽津西南接滎陽約三百里若飛狐必在代郡則地勢獨遠矣蓋酈生之飛狐必即指上黨故蘇林據之也卽論此時諸鎮攻討其恆冀之師西南入潞豈得取道於北之蔚州文意專謂從河陽北入澤潞固取壺關之說非取代郡之說也大抵飛狐之名入天井之關通輿澤州自古有於河內相近言之者後乃辨定耳故詳引而細剖之

浪難防長颺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後漢書公孫瓚

告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喪貝躋陵易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

飛走之期既絕見為李投戈一作散地史

義謂散滅之地王弼易略例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註云置兵戈於逃散之地

之望斯窮魏志王凌傳注魏略曰凌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宋江

屬纊纊畢灰釘已具王楸野客叢書劉錯注樊南序恨不知灰釘事僕謂出南史陳高祖九錫文校灰釘字屢見古人偶有未知不足為累劉錯注本今不可得惜哉而餘冬序錄載之乃以劉錯為徐錯誤也又引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以為談苑言商隱雕篆如此此亦謬說然足正江氏以為引揚雄賦之誤自然

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卽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為明時

之戮一作笑公羊傳季子和藥而飲公子牙曰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必為天下戮

靜言其漸良以驚一作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

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一作事之賓僚同思反道敗德之難

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

勿汙潞人之俗書胤征舊封帛增欵文選古樂府中有尺素

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按雖已用兵尚有還章

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宜河陽

楚南文集羊主

按冊府元龜將帥部傳檄類所載字之不同者補列於左其必誤者不錄

懇款作切此無此字僕隸音旨作問之屏作屏貢賦作修

我唐作唐纔加作加優恩作絲蓋將顯足下之門至以

聽後命作俾足下還朝已踰一月作已當又歷數旬至未聞去

不度其始英華只作胡脫不字徐刊本趙魏二侯夫上有恩威

得以相抗下有義顯相近作猶此施之於太師至施之於足

下作此施之於足足下則為自立作則有自又計詳牆藩作藩

屏使之以謀取代憲作憲連結作結戾止作戾輸忠

以入作輸誠顧念密戚思恩知作是逼作迫僕固無固恐

支作入久謀而使安作謀其自棄何速遠昔作昔燕國無

字魏郊無郊哭悲上下句不即作加顯戮此又其

不足恃也何事捨君命稽作何計得人心作固此僕者無者

不寢寐作乖異作異之歎疑作亦可畏作異也宜其作猶

弭之亦何以對燕趙之士旬日之前而致沮足下

尚書重無重質郡作符富貴通作通身軒作軒鼓作鼓勇出其

於後至作阻足下之後兼驅作馳扼作扼虎感義則至可吞作雷電大

吞西北英華作其今使無使兵用城將兼分二大都作介二大都英華作分

此作異境既須絕惟鑒上有歷作事時作時以吉日增

歛作歛歛作歛

按以上諸字已有文苑英華及徐刊本所一作者然必備列以供合校也

為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此見成都文類宋慶元五年建安袁說友為四川安撫制度使

兼知成都府事集成刊行者當必可據合之述德抒情詩歸期過舊歲則至東川幕即有西川之役大中六年冬也若因此而謂蜀中諸詩皆此一時所作則必不然辨詳年譜及各篇下矣余多病不能再訂後之能誦玉谿詩者其細辨之

姚熊頃時鬪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道頻奉臺

牒令差從事往推去就之間殊為未適顧惟敝府託近貴藩雖蒙

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尚懼尤違書弗永遠念天威敢遣

賓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判官李商隱侍

御往本傳檢校工部郎中此專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効早沐

恩憐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暉是

誓其他並附李侍御口述伏惟照察因阿安人控御史臺故牒下東川令遣官赴西川會讞也舊書紀天中四年魏慕秦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恐煩勞州縣請令諸道觀察使幕中判

府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關官便奏用從之北夢瑣言杜

宗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無輕無重任其婢婦人有從劍門拾得裏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稜公移筆本不足存後人拾遺得之則又不欲棄置也

箴

太倉箴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立太倉通典司農卿屬太倉署有令三人

行書無姓名金石略李商隱文并書碑出京兆府寶刻類編太倉箴李商

隱撰柳公權細書大中元年立按寶刻類編載末樂大典中不著撰人姓名約為南宋時人也與金石錄不符考舊唐書傳公權名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

見為懷州表

彼懸車束馬

國語齊桓公西征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注

曰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險故縣鈞其車徧束其馬而度

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

枚乘諫吳王書福生有基禍生

有胎左傳叔孫昭子曰吾不為怨府

起自斗量

漢書歷律志量者合升斗斛也

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

頃不廢汪汪

見為柳

火烈人畏

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

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

不廢剛腸

嵇康絕交書

曷若寬猛處於中央

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猛

以濟寬政 泉穀之地漢書王陵傳陳平曰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勿言容易東方朔答客難談何容易貧夫徇財

賈誼鵬鳥賦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有死無二御黠馬銜家語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不得不利漢書

張敞傳馭黠馬者利其銜策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見彭陽遺表將欲相聾下或

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聾長如欲戰莫捨強弩疆弩勁弩履見史漢

諸書長如獲禽左傳射御貫則能獲禽莫忘縛虎見一品集序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

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

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九門見禮記月令此猶曰九重近在牆東天視天聽

惟明惟聰問龔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

子介然居中漢書律歷志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各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

有常有似於土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終日戰慄猶懼或失舌逸詩唐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珪銜用

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按之以明廣韻接手摩物也乃回切又接莎說文曰推也俗作按奴禾切弩用

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見上范陽公啟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

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漢書歷律志以井水準其槩孟康曰槩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則平也各敬爾

職一迺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世說陶公少時作魚梁吏

常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豈無他粟豈無他芻意苴似珠

不可不虞見祭儀丞文倉中役夫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千逕萬塗桀黠爲炭畦野爲

鑪本鵬鳥賦天地爲鑪分諸句法莊子而睢睢野野而應事成象無有定一作誰與居註曰跋扈之貌西京賦睢野野與睢通應事成象無有定一作

模緣私指使曲禮六十曰者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詩瑣瑣姻婭則無臚仕或來讌話倉

中酒醴慎勿以貫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媼武負貫酒師古曰貫賂也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

易慮鷗乃飛去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

下是以聖人從微至著漢書董仲舒傳積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

須防蒼蠅變白爲黑見祭濠州刺史文嗚呼孰慮孰圖詩曼天疾威弗慮弗圖昔在漢家

卷八

卷八

卷八

卷八

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

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中入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 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核刺貪也

傳

李賀小傳

按長吉事蹟無多而宋史藝文志傳記類曰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是誤一為五也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

舊書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

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

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

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

舊書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為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

所與遊

者王參元

按文粹作參元本集濮陽公表云季弟參元矣新書刊本或作參元誤也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云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財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亦與茂元家積財相合也柳書當為元和十年以前末州司馬時所作然則參元應舉久而不售矣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即參元所娶也書史會要

了於翰墨類

楊敬之

新書傳楊敬之元和初擢進士第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

權瓊

舊書權德輿傳子瓊中書舍人

崔植

新書傳崔植長慶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

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恆從少奚奴騎距驢

漢書匈奴傳奇畜則

臺駝驛奚師古曰驢奚駝驢類按廣韻駝駝似驢也故用之或作距驢誤

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

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

一作探

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

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

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

新書賀傳多採此文

王楊輩時復

來採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弃之故

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

舊書傳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髣髴者其

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新書志

長吉將死時忽書見一緋衣

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

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嬰

一作彌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廣韻嬰武移切齊人呼母

老且病

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一無二長吉氣絕常所居牕中敦敦

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

時困學紀聞曰天官書云長吉竟死太平廣記引宣室志李賀卒後夢太夫人鄭氏云上帝遷都於月圃構新宮名曰白瑤召

賀與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賀輩纂樂章校此種記載無煩核實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

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一作園圍宮室

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

此世者何獨番番一作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

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一作即連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四年

按舊書傳卒年二十四據此文也新書傳作二十七據杜牧所作李賀詩集序也杜之序作於太和五年辛亥而曰賀死後十五年矣則當卒於元和十二年丁酉矣賀之生年未可遽考故卒年未定孰是新書傳云賀七歲能離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賀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此蓋采自唐摭言也然詩云麗眉書客感秋蓬

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附冥鴻其非七歲明矣近人吳江沈黎箋註昌谷詩而謂此篇正屬避嫌名不敢舉進士之時賀年當一十有九余以高軒過題下原註韓員外

愈皇甫侍御湜見過考之韓於元和四年六月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五年為河南令大年行職方員外郎至京師七年兼國子博士八年改郎中矣皇甫之稱侍御未可

細考何時新書所敘甚略且錯亂然有云愈合河南厚遇之而賀集有河南府試樂詞則並壽訪李必元和四五年事故詩曰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也其為賀非七歲尤明則

當作二十位不過奉禮太常舊書傳補太常寺協律郎舊書志太常寺屬奉禮郎

七為是升協中中一無當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

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陸龜蒙送澤叢書李賀小傳後君

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隱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

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穆魯望云內壹鬱則外揚為聲音

今讀其詩初心非願隱碑銘按左傳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謂

逸也斯亦假以自歎歟刑部尚書致仕贈尚書右僕射太原白公墓碑銘并序舊書

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立功高齊賜田韓城子孫家焉遂移

籍同州至建曾孫溫徙於下邳今為下邳人金石錄唐醉吟先生傳并墓

誌有之真羊主

碑注曰傳白居易自撰碑李商隱撰譚郊正書大中五年四月

公以致仕刑部尚書年七十五會昌六年八月薨東都贈右僕射

十一月遂葬龍門

舊書白居易傳會昌中請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與存山僧如滿結香火社每肩輿往來白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時年七十六贈尚書右僕射遺命不歸下邳可葬於香山如滿師塔之側家人從命而葬焉新書傳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六年卒宋陳直齋撰白文公年譜云

舊書卒子景受傳無子以其姪孫嗣新書表景受孟懷觀察支使以從子繼陳年非也子景受直齋曰公自喪阿崔終身無子自為墓誌云以姪孫阿新為後又云三姪曰味道景回晦之唐書世系表載公于景受以從子繼碑亦云景受按公舍其姪而以姪孫為後既不可解而所謂阿新者即景受乎則昭穆為失次不然則治命終不用耶不朝注立名撰白香山年譜公自撰醉吟先生墓誌云三姪長味道景回景回

觀墓碑及史表則非阿新明矣公之墓志預作於會昌初豈其後復易以從子承祧而遂更其名乎表有景受生邦翰司封郎中邦翰生思齊鄭州錄事參軍行簡子味道成都少尹後景受與景回為兄弟行文中所云是公存時已各景受也公自言姪孫為後則阿新景受似為二人也以姪孫為後古已有之如晉書之荀顛阮孚是已豈阿新又殤乃又以景受為後乎或疑阿新升一輩以景回排必不然也

夫人宏農郡君楊氏來京師

舊書傳居易妻楊穎士從父妹也陳直齋云於處卿汝士為從兄弟

奉公之遺畏不克既乃件右功世以命其容取文刻碑文曰

公字樂天諱居易前進士避祖諱

陳直齋曰避祖諱者公祖名鏗與宏同音言所以不應宏詞也撫言云白公試宏詞

賦考落誤也按撫言宏詞賦題斬白蛇劍也舊書傳元稹為集序曰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元珠斬白蛇劍等賦洎百節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不云試宏詞而題則合矣又按若果避鏗音則下文祖諱自可明書何乃亦僅云祖某耶是尚可疑

書舊書傳貞元十四年始以進士就試擢

元年對憲宗詔策語切不得為諫

官補整屋尉

舊書傳元和元年四月憲宗策試制舉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入第四等授整屋縣尉集賢校理

明年試進士

取故蕭遂州澣為第一

蕭澣見前祭文按舊書紀傳長慶元年白居易與賈餗陳帖同考制策而此於元和時即試取蕭澣當如今之

事畢帖集賢校

帖通作帖舊書志集賢院修撰官校理官無常員以一月

中詔由右銀臺門入翰林院

李肇翰林志翰林院在銀臺門北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學士院在翰林之南別戶東向引鈴

門外雖宣

事不敢入試文五篇明日以所試制加段佑兵部尚書領涇州

遂為學士

舊書傳元和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為學士

右拾遺

舊書傳三年五月拜左拾遺依前翰林學士新

書亦作左此滿將擬官請掾京兆以助供養授戶曹舊書傳五年當改官獨作右當誤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尹戶曹參軍

時上愛兵襄陽荆州入疏獻物

在約東外公密詆二帥且曰非善長後雖與宰相不厭禍其後禮

官竟以多殺不辜諡于頓為厲嚴毅誤也舊書紀曰元和三年四月以荆南

節度裴均為右僕射判度支五月均請以荆南雜錢萬貫修尚書省從之九月均同平

章事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四月均進銀器一千五百兩以違勅付左藏

庫是則均先鎮荆州後鎮襄陽也陳直齋曰公年譜曰元和三年有論裴均進奉狀而

此亦云荆州則在均未鎮襄陽前耳于頓傳曰頓於貞元十四年節度山南東道裴

虐殺專以凌上威下為務累遷至左僕射平章事憲宗即位威肅四方頓稍戒懼以子

季友求尚主憲宗以長女永昌公主降焉頓入朝冊拜司空平章事內官梁守謙掌樞

密有梁正言者自言與守謙宗盟情頓子敏與之遊處正言取頓財賄言略守謙以求

出鎮久之無効敏誘正言之僮支解棄涵中事發付臺按問貶頓為恩王傳改授太子

賓客敏流雷州賜死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蔡諸侯貢財助軍頓進銀七千兩金五百兩

玉帶二詔不納復還之十三年卒贈太保諡曰厲季友訴於穆宗賜諡曰思新書居易

傳元和四年天子以早甚下詔蠲貸居易建言頗采納是時于頓入朝悉以歌舞人納

禁中或言公主取以獻皆頓嬖愛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頓歸曲天子蓋頓以從襄

陽入朝故稱襄陽進奉前後皆有而此所書則元和三四年間事也後雖與宰相不厭

禍者言不懼禍而後也頓既以使相入為相而行賄殺人均亦以財交權倖任將相凡

十餘年荒縱無法度皆所謂不厭禍也王彥威議于頓諡曰跋扈立名滿盈不戒

及入觀後又子罪官貶連起國獄謹按殺戮不辜曰厲復狠遂過曰厲請諡為厲

李師

古當作

襲父事逆

師古師道皆李納子師古先襲元和初卒異母弟

以謾儕曹

漢書季布曰今喻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而謾師

李師

上錢六百萬

公又言

魏氏

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

在職三年每讌見多

前笏留上輦是否意詔滿剔抉摩望及少年見天下無一事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

於京兆戶曹之前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注立名曰穎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

於京兆戶曹之前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注立名曰穎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

於京兆戶曹之前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注立名曰穎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

於京兆戶曹之前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注立名曰穎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兼內職時事舊傳敘

於京兆戶曹之前

五年

朝授太子左贊善大夫注立名曰穎川縣君事狀云元和

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 **會曼掩坎廬墓** 禮檀弓延陵季子葬長子於廬博之間其坎深不至

於泉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漢書劉向傳封墳掩坎其高可隱廬墓事史文習見 **七年以左贊善大夫箸** 一作

吉 著吉服闋即吉而為官也按箸有被服也之義本通用故從文粹 **武相遇盜殊絕賊棄刃** 文粹作刀 **天街日**

比午長安中盡知公以次紙為疏 稷公與微之書僕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又詩云月慙諫紙二百張此云次

紙豈急不暇擇用 **言元衡死狀不得報即貶江州** 舊書志江南西道江州潯陽郡舊書傳十年七月盜

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倚撫居易浮華無行貶授江州司馬 **移忠州刺史**

舊書志山南東道忠州南賓郡舊書傳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 **穆宗用為司門員外四月知制誥加秩**

主客真守中書舍人敘緋 舊書傳十四年冬召還京師拜司門員外郎明年轉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始著緋絳十五年正

月憲宗暴崩閏月穆宗即位陳直齋所定年譜自忠州召入在十五年冬 **受旨起田孝公代恆陽** 舊書田布李愬州軍亂害田宏正都知兵馬使王廷奏為留後時李愬由潞州節度遷魏博節度病不能治軍無以捍廷奏朝廷乃急詔起復田布代愬帥魏博新書表田布魏博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孝公按地志魏州漢魏郡元城縣之

地在恆山之南故曰代恆陽徐刊本作衡誤甚 **孝公行贈錢五百萬拒不內**

新書傳田布拜魏博節度使命持節宣諭布遣五百緋詔使受之辭曰布父讎國恥未雪人當以物助之方論問旁午若悉有所贈則賊未殄布賞竭矣詔聽辭餉此亦以錢

准 **燕趙相殺不已公又上疏列言河朔畔岸** 背畔傲 **復不報又貶杭**

州 舊書志江南東道杭州餘杭郡舊書傳時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年譜長慶二年七月 **既至築**

堤捍江分殺水孔道用肥見田 見音 **發故鄴侯泌五井淳儲甘清**

以變飲食循錢塘上下民迎禱祠神伴侶歌舞 按似謂民多往來迎神而禱祠之見民情之喜

樂也徐刊本作迎禱再考新書傳始築堤捍錢塘湖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玉海六井相國并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龜池小方井也白樂天治湖後井刻石湖上至熙寧六年陳襄修六井元祐五年蘇軾復治六井改作瓦筒按諸書皆言六井此獨作五似偶誤耳徐氏以大小方井合為一然地不相連也 **徙右**

庶子 舊書傳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寶曆中復出為蘇州刺史按元相序載舊傳者作右此亦作右二書皆作左庶子豈以右召而轉左耶 **出蘇州**

舊書志江南東道蘇州吳郡年譜寶曆元年二月 **授祕書監換服色遷刑部侍郎乞官分司得**

太子賓客除河南尹復為舊官進階開國九年除同州不上改太

子少傅申百日假 漢律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印綬將官屬歸家理疾按十旬為長告香山集有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

述有文集羊生

言懷又二歲得病

徐刊本 薨官

舊書傳文宗即位徵拜秘書監賜金紫太和二年正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二年稱病東

歸求為分司官除太子賓客太和已後李宗閔李德裕明黨事起天子亦無如之何楊穎士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冀於遠害凡所

居官未嘗終秩幸以病免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復授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辭疾不拜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疾餘已見前新書傳遺命薄

葬毋 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郵事 戰國策白起為秦將賜死杜郵史記白起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

良久曰長平之戰降者數十萬人我盡坑之是足以死武安君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後 新書表始皇思

起功封其子仲於太原 祖某輩縣令考季庚襄州別駕 舊書傳祖鏗歷酸棗鞏大夫大理少卿賜緋魚袋徐泗 贈太保一女妻譚氏 秦誌適監察御史譚宏墓 始公生七

月能展書指之無二字橫縱不誤 見舊書公與微之書中 既長與弟行簡俱有

名 舊書傳行簡字知退擢進士累官主客郎中文筆有兄風辭賦尤精密居易友愛過人兄弟相待如賓客行簡子龜兒多自教習以至成名當時友悌無以比焉 故

李刑部建 舊書傳李建字約直刑部侍郎 庾左丞敬休 舊書傳庾敬休字順之 友最善居

家以尸小飲薄酒朔望晦輒不肉食攜鄧同韋楚白服遊人間 舊書

傳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在滄城立隱舍於廬山遺愛寺新書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按公薦韋楚狀伊闕山平泉處士韋楚

隱居樂道二十餘年太和六年河南尹臣白居易狀奏又詩 姓名過海流入雞林

日南有文字國 舊書東夷傳新羅國漸有高麗百濟之地龍朔三年詔以其國為雞林州都督府漢書志日南郡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

州舊書傳元稹序曰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以一金換一篇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為中書舍人

三日如建中詔書上鄭公覃自代後為相稱質直 舊書鄭覃傳故相珣瑜之子文宗太和九

年遷尚書右僕射訓注伏誅召覃入草制勅以本官 文宗時文貞公果有孫起

使下數歲至諫議大夫賢可任為今上御史中丞 舊書魏謩傳楊汝士牧同州辟為防禦判

官汝士入朝薦為右拾遺至開成四年累遷諫議大夫宣 他日景受嘗跪曰大

人居翰林六同列五具為相獨白氏亡有公笑曰汝少以待 公詩有同時六

學士五相一漁翁之句五相 其曾祖弟今右僕射平章事敏中果相天子

復憲宗所欲得開七關 絕句 城守四州 詳見樊南序大中三年事也 以集巨伐 一作代

作代徐刊本作伐巨伐猶曰大功也然白氏宰相惟
敏中一人若謂其世代至此而極大亦通故未可定

跪齋栗莊子擊跪曲拳 **給事寡嫂永寧里中有兄弟家指嚮健慕以**

信公知人舊書傳敏中字用晦少孤為諸兄之所訓厲長慶初登進士第武宗時累

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唐書藝文志曰白氏長

國公按會昌六年二月宣宗即

位五月敏中為相傳文小疎

慶集七十五卷考公前集為長慶集元相勘定公之歿去長慶末二十有二年距微之

歿亦十有五年今後集具在奈何以長慶集括公之作乎此誤相承已久至今莫辨也

按舊書傳文集七十五卷經史事類三十卷並行於世長慶末浙東觀察元稹為序序

全載傳中中云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還子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

文手自排續成五十卷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為名子以為陛下明年當改元長慶訖於

是矣因號白氏長慶集然則舊書本全敘其畢生著述而引元序為評贊初非括其生

平也此文云集七十五卷元相為序語則稍混新書藝文志緣此致誤耳汪氏既糾新

志之失何可沒舊傳之是哉唐語林大中末諫官疏請白居易論上曰何不讀醉吟先

生墓表卒不賜諡弟敏中在相位奏立神道碑使李商隱為之託夢瑣言敏中奏定居

易論曰文舊書傳元稹字微之河南人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第

一除右拾遺與居易同門生穆宗時宮中呼為元才子

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平章事

公之世先用談說聞未詳 **肅代代優**肅代肅宗代宗時 **布蹤河南**南字叶韻

徐氏疑其

也下代字讀曰世

陰德未校論語註校報也徐 **公有弟昆本跋不搖**禮記燭不見跋注曰

跋本也疏曰本把處

也此云本跋猶言本

氏疑當作報亦非

乃果敷舒匪駘匪臚說文禽獸之骨曰駘禮記少儀臂臚疏

曰謂肩脚也招魂肥牛之臚臚若芳些

根徐刊本作本枝誤

噫反 **其醇腴于鄉泊邦取用不窮** **天子見之層陛玉堂徵徵其**

中上次唐禹帝為輦留續緒 **縷歲終當遷戶曹是取晁白其華**

詩序白華孝

子之絜白也

皜不痕緇上聲見祭 **用從棄遣至道** **天子疇誰與伍** **率中**

道止納筆攝摩綽 **三郡理**忠杭蘇 **既去刑部倏東** **其居大尹河南躬**

其暴邁君有三輔見渤海舉 **臣有田畝** **臣衰君強** **謝不堪守**謂除同州

年已衰君方由嚴吏

治故力不能副也

翊翊申申一作伸韓詩外傳孔子曰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

至樂由申嘉

夜翊翊休朝

君子之文不僭 **不怒惟君子武君子既貞** **兩有其矩** **孰**

求厥家曾祖之弟同曾祖 **坤柄異繩** **以就大計**易坤為柄 **匪哲則知亦**

有教詔益哀其收摺 **莠而導刻詩於碑** **以報百世公老於東** **遂葬**

其地樓文粹篇後有殤子辭其下有宏農楊氏四字如作文人名例辭云子有令子儉衣削食以紀先功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俾善莫隆今子建立痛冤無窮此可細思而悟其事也其云紀功刊石已即碑序中件右功世取文刻碑之意然志刊貞石彼蒼不遺乃有其志而未及為者若景受則實取文刻碑矣余謂阿新越次為嗣是白公楊氏所愛定於存時者不意公沒後阿新亦殤此殤子辭必為阿新其曰令子即阿新其曰今子乃景受蓋阿新殤後又以景受為繼而郡君痛冤無窮自以辭志之也文粹必因其附刻碑側故兼登之否則何煩旁及哉據辭追揣情事宜然

舊新傳表之異可以互通矣又按碑中所書年數皆率略不必細校

劍州重陽亭銘并序舊書志劍南道劍州普安郡屬東川節度使

陪臣未嘗屢覩天子宮闕時在梓幕故矧得舞殿陛下邪然下國伏

地讀甲乙丙丁詔書漢書紀注令有先後故有甲甲令乙令丙亦有以識天子理意尺度堯

舜不差毫撮於絕遠人意尤在不然者安得用江陵令舊書志江陵縣晉桓溫所

築城使上水六千里挽大小虎牙灑灑黃牛險以治普安水經注江

魚復縣故城南江中有孤石為灑灑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處矣稷卨

注止此前明刊本又有小注曰李膺益州記云灑灑堆夏水漲沒數十丈其狀如馬舟

人不致進又曰猶豫言舟子取途不決水脈故猶豫也樂府作淫豫坤元錄作允豫此

朱謀璋注箋也不可混引樂府詩集洛豫歌二首灑灑大如馬瞿塘不可塘灑灑大如

牛瞿塘不可流稷卨字記諺曰灑灑大如樸瞿塘不可觸又有如馬如鼈如龜共八句

范石湖吳船錄引舊圖云灑灑大如象瞿塘不可上灑灑撲如馬共六句皆非水經注

之文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又江水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

荆門在南虎牙在北餘詳詩集註中稷江水東下蔣由江陵令遷劍州溯江而上也

令既為侯講天子意三年大理田訟斷休市賈平獄戶屈膝落

民不識胥吏四方賓頗來繫馬靡牛靡說文牛耨也稷稷樹膚不生

乃大鏟險道緹石見土毛詩小戎篇其平可容考工車四軌周禮冬官

三年民恐即去遮觀當為遮觀口口東山實在亭下俟蔣

氏名侑稷書傳云又徙家河南新書表亦載之此蔣侑頗似同族無可考文曰

仁之為道隆磊英傑天簡其勞羨以事物為君之口口蔣是口口全

藝文志多一空格撮取不窮如武有庫見為某蔣之有世以仁為歸伯氏之宜

古今文集羊主

卷八

三

仲氏之思厥弟承之繩而不紕廣韻集韻並同紕不紕不紕傳曰紕急也按以韻論紕字疑有仲以令為

侯天子之德汝侯為理劍有盈易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謂當盈者盈在昃者昃君南臣北

父坐子伏周易乾鑿度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周禮地官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五日以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氏註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

子伏飲牛漚營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曰寧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之屬飲牛漚營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

聲左傳武城人拘鄆人之田一作訟以直市正獄清慎毋擾獄市謁歸告

休唐類函李斐漢書曰告請也言請休謁也漢律使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願師古曰告或謂謝亦告也此似言政簡獄清吏得以無事告休非將告休也觀下三年可知

知朝雨滂滂徐刊本濕其峭頭後漢書獨行傳何樹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

羅敷脫山著幪頭鄭氏注儀禮云如今昔幪頭自頂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髮也晉書五行志天元中人不復著幪頭天成若日頭者元首首峭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

若人若無輔佐也廣韻斂髮謂之幪頭按古詩陌上桑作脫帽著幪頭則幪通用此似以言政簡吏閒風雨應節民樂以康願有顯庸

侯作南亭北亭是雙至於東山乃三其功一作推險為夷大石是

扛說文扛橫闢對舉也後漢書費長房令十人扛樓下酒器亦既三年民走乞留伯氏南梁重弓三矛

按南梁不一地史記魏伐趙戰於南梁通典汝州戰國時謂之南梁必非所用也隋書志巴西郡梁置南梁北巴州北史賀若敦傳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此即唐時之閬州

皆係古名非當時習稱者唐人習稱梁州與元府曰南梁如劉禹錫彭陽唱和集後引開成元年公鎮南梁又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云於是按南梁故事山南西道驛路

記云南梁人書事于續之類是也重弓二矛為節鎮之儀此必其兄鎮興元也舊書傳蔣係宣宗時吏部侍郎改左丞出為興元節度使係為父之長子與伯氏亦合第侑非

親兄弟耳餘見祭宣武王尚書文古有魯衛惟我之曹惟仁之歸有世在下其據其超

尾鬣馬馬應場懋驥賦鬱神足而不據張協七命天驪之駿逸能超越按以天馬比其昆季兄為鬣弟為尾如龍頭龍尾之評徐刊本作尾馬鬣馬今從全蜀

藝文志原本也法苑珠林五十二卷中有杯度道人云馬馬之字惟蔣之融由唐厖厖莫江切厚也左傳民

傳曰厖大也箋曰予福曰惟是亭銘得其麤且下馬厖且叶韻厖且字不可誤讀唐大中八

年九月一日太學博士河內徐刊本作南李商隱撰義山由太學博士出充梓

集亦首標太學博士李商隱義山不及他術者重王朝尊儒職也金石錄此碑李商隱撰正書無姓名大中八年也全蜀藝文志碑在隆慶府東山之陽石刻今存亭地後宋

治平中再建明正德中又建四川通志重陽亭在劍門驛東鳴鶴山上今地按四川通志藝文類竟不收此

按此文徐氏采之全蜀藝文志而余取原書覆校者也金石錄無跋語亭屢建屢地碑文必多剝落矣今所登者缺字尚少詞義略見古趣使果出義山手何無矯然表

述月文述羊主

度

異者乎義山自稱或曰玉谿或曰樊南其郡望則隴西故他人稱之曰成紀此書河內雖合史傳而準之文翰則可疑也徐刊本作河南豈別有據抑傳寫之訛歟鄭氏通志金石略亦載之但作太和八年劍州不言何人文何人書則更可疑矣

余頗疑碑文久漫漶而楊用修為補全之恐未可篤信也今且附列於此
又按余疑用修為補全者更有可旁証也全蜀藝文志用修所最矜喜者得漢太守樊敏碑於蘆山漢孝廉柳莊敏碑於黔江也序言二碑皆無銷訛刻猶古削實則柳碑僅存其名而未能追補矣孝廉諱敏何為加莊字哉巴郡太守樊君碑趙氏金石錄云首尾完好摛載其大略至明宏治中李一本磨洗出之不可讀者過半通志金石略亦列之而注曰未詳用修何以竟得一字無損之原刻哉洪氏隸釋孝廉柳敏碑有闕字而文本不多碑在蜀中巴郡太守樊敏碑頗全惟後共闕七字碑在黎州用修據此而補全之則亦易矣其所錄字句有與趙氏洪氏異者不備列而顧亭林於樊碑云重刻本字甚拙惡但未及考其何時重刻也統為核之用修所云何可盡哉信

賦

蝨賦

亦氣而孕亦卵而成

初生以氣相生似卵

晨警露鶴

詩鳥警在溼說文警鳥屬詩外傳魏文侯嗜晨鳥周處風土記鳴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滴有聲則高鳴相警徙所宿處張景陽七命晨鳥露鶴徐曰鶴古通作鶴

鳴相警徙所宿處張景陽七命晨鳥露鶴徐曰鶴古通作鶴

不如

一作其生

其生

藝文類聚吳錄

曰婁縣有石首魚至秋化為寇鳧鳥頭中猶有石也寇一作冠節曠禽經鶴以聲交而孕張華注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淮南八公相鶴經雄雌相視目睛不轉則孕

職惟齧而不善齧

說文蝨蝨人蝨

回臭而多跖香而絕

沈括筆談芸香草今謂之七里香南人採置席下能

去蚤

附陸龜蒙後蝨賦余讀玉谿生蝨賦有就顏避跖之歎似未知蝨作後蝨賦以矯之衣緇守白髮華守黑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小人趨時必變顏色棄瘖逐映乃蝨之賦稔逐映一作涵映今從笠澤叢書徐曰嵇康養生論蝨處頭而黑抱朴子今頭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蝨著頭皆漸化而黑則元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文謂衣中之蝨本白衣或化為緇而蝨終白白髮中之蝨本黑髮或變為白而蝨終自黑故曰不為物遷是有恒德又曰蝨賦刺朝士也回臭而貧貧故臭跖暴而富富故香蝨惟回之齧而不恤其賢惟跖之避而莫敢攫其暴是亦不善齧矣世之虐熒獨而畏高明侮鰥寡而畏彊禦者何以異此義山殆深知蝨者魯望偶有感於趨時之輩朝衛暮霍惟疏鬣奎端之間望走以為廣宮安室者故作後蝨賦以矯之意各有存辭遂相反

蝨賦

徐曰本作蝨俗省作蝨即詩經之蠆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蝨蝨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字或作蝨商君書有曰蝨官者六而晉書庾峻傳曰有朝廷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此先王之宏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蝨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然則六蝨六蝨並出商君之書義山所以賦此二物也

夜風索索綠隙憑壁弗聲弗鳴潛此毒螫

陶宏景名醫別錄注蝮蝱者螫人痛止一處雌者痛牽諸處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

書陳萬年傳毒螫加於吏民

厥虎不翅厥牛不齒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

大者不得取小也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傳讀曰附附著也言鳥不四足

爾分何功既角而尾

徐曰蝮蝱賦刺處

士也葛洪云蝮前謂之螫後謂之蠶蓋前即其角後即其尾也虎有四足則無翼牛有兩角則無上齒而蝮既有角以螫人於前又有尾以毒人於後果何功而得此詩集并泥篇云猛虎與雙翅更以角副之其猶此謂與稜二首刺小人之陰毒傷人者朝士處士不必分說

雜記

按文粹各標小類故於象江太守諸條標曰五紀似以其得五人也斷讓二條則在析微類中此姚氏自為例本集不必仿之故統曰雜記

象江太守

舊書志象州象山郡屬嶺南道桂州都督府又曰非秦之象郡秦象郡今合浦縣被象州在柳州東南約二百里矣元和郡縣志郭下陽壽縣有陽水太平寰宇記武仙縣有鬱林水凡水之在象州者皆可曰象江也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間道士存

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

見為某先輩啟又天乙帝君經求道者甘寒苦以存思真誥迴元者太上更新之日

也常以其日思存古事按道書每以吉日思存心願飛仙而古事或作古事即指登仙也疑古字誤

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癡癡殃

疝病不作

一作物者

說文癰腫病也又癰頸痛也藉康養生論頸處險而癰張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洩又病氣疝難前後洩厥陰之絡結小腹則腫痛又疝在上下連肺說文疝腹痛也素問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按癰癭殃疝皆比空中隱外但癰係老病耳殃則統言疾殃尤不類檢字書疾音血

平漫

紺冰謂紺色而無光也餘見柳珪第一啟

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

及還長安無家居

一作婦兒寄止人舍下

後漢書張禹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按今本文粹作召似

歸後無家故召婦兒同寄人舍下徐刊本作居俟再考定

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十萬璠嗜好有意極類

前輩人

華山尉

尉縣尉也舊書志華州初名華山郡屬縣有華陰其始尉於此耶

陶生有恆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謀者數十人生在時吾已得之矣及既

死吾又得之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舊書志河南道鄆州東平郡晚更與其徒

畜牝馬草一羸羸文粹作羸當誤徐刊本作草羸一今酌從之俟再考古今注驢為牝馬為牝生驥驢為牝馬為牝生駝稷羸善走漢書霍去病傳

注曰單于自私作弓矢刀杖一作學發家抄道取謂之抄稷鈔盜鈔略屢

見史常就迴遠坑谷無廬徼今刊文粹處漢書注如淳曰所謂游徼循禁備

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秦制已然不備京都之周廬徼道也依大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

諸土貨下令郵商郵與淮海近一作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

良致貲一作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

前所置食有大轡連骨史記絳侯世家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轡無切肉韋昭曰轡大轡也以牙齒稍脫落

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奪十數

年椎埋謂發冢見為渤海公舉代狀剽奪謂抄道意徐刊本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尙不能食況

能在公子叔行胡浪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毋為鐵門外老捕

盜所狙快史記留侯世家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注曰狙伏伺也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

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眾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

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一作廢舉賢轉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貢好

舉謂停貯也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實取貲利也索隱曰劉氏云發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貨殖傳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注曰著讀音如貯

索隱曰漢書亦作貯按漢書作發貯師古曰多有積貯趣時而發而事文與鄰伍重

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葱薤禮拜晝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閭意徐刊本

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

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良時一作

之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苦貧就里中

舉負

舉負舉債也說文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

賢之時與餽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

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

人不敢犯烏重脣為軍帥

舊書傳烏重脣穆宗時為天平軍節度郵曹僕等州觀察使

喜聞驤與之錢

數十萬合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嘗

一作常

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

一作置

萬金驤固不以為已有繩

契管捷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

公遣其客張谷聘之

張谷劉從諫之厚遇者也從諫為使相從諫父悟封彭城郡王安郭直與張谷遣人至王宰軍請殺積以自贖及誼

斬劉稹時并誅驤不起

稹馬雅北曰驗計曰草馬名魏志杜畿課民畜犢牛草張谷事見史書

劉義

右一人字义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間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

軀有聲

一作膂

力常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

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

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屐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

活聞韓愈善接

一作友

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

一作雲車二

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义拜之

新書韓愈傳盧仝居東都

愈為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孟郊湖州武康人愈一見為忘形交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又樊澤傳河中人子宗師學力多通解著春秋傳魁紀公樊子

凡百餘篇韓愈稱宗師論議平正有經據常薦其材云

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

此諛墓中人所不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义之

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

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新書韓愈傳附劉义全據此文然刪節處有未

明豁者

宜都內人

舊書志山南東道破州夷陵郡宜都縣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武后事詳史書耽內習者如左傳齊侯好內史記倉公傳病得之內之義不敬宗

廟四方日有叛逆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

后坐帷下倚檀几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

男邪后曰知內人曰古有一媧帝王世紀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廣韻女媧伏

義之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閣斷

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

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徐刊本有者字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

非內之弄臣狎人朝夕侍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意后曰

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然宜

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

家夫官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

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

世一作歲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

下令誅作明堂者舊書薛懷義傳則天欲隱其迹乃度為僧造明堂懷義充使督作又於北起天堂證聖中薛師恩漸衰恨怒焚明堂天堂並為

灰燼則天又令充使督作後令太平公主令壯士縊殺之

斷非聖人事

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為能斷此絕不知聖人事

者斷之為義疑而後定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

下以道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

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

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

弟家國天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為之堯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

讓非賢人事

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

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

有升陞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書序伊尹相湯伐桀

鳴條之野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文粹作牧野之誓白旗之

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書序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

縣太白苟文粹無伊尹之讓汝鳩仲虺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湯歸自夏至于太公望之讓太顛閎天書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

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禮記發

太公之志也當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太顛百閎天太公

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逸句

季涪刊誤釋怪引李商隱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

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人無為稽首正覺吾師吾師釋怪曰正史

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為取信孔子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

古事故師之聖人學無常師非謂幼而學之如堯舜文周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

孔融答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竺乾者佛書言

生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毅對徵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聃師竺

乾出於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商隱詞藻奇麗為一時之最所著尺牘篇詠少年

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惟逞章句因以知夫為錦者纖巧萬狀光輝

曜日首出百工惟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

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按北夢瑣言唐李涪尚書改切韻涪福相之子以

開元禮及第時人號為周禮庫其歷官當昭宗時文昌雜錄曰唐國子祭酒李涪作

刊誤此雖正論而詆之太過豈有積憾於義山耶老君西昇聞道竺乾有古先生西

昇經首言之古先生說者以為佛或以為老子自謂翻譯名義

集引符子云老子之師各釋迦文其怪誕不經固無待置辯耳

通鑑考異引東觀奏記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乞歸葬故里綯畏其精爽於帝前論奏許其子立山尉睡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鎮東蜀設奠於荆南命從事李商隱為文曰躬承新渥言

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通鑑咸通元年十月書復李德裕官爵注中追引此事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李義山樊南四六集載為鄭州天水公言

甘露事表云宰臣王涯等或久服顯榮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

未可與權敷奏之時已彰虛偽伏藏之際又涉震驚云云當北

司憤怒不平至誣殺宰相勢猶未已文宗但為涯等流涕而不

敢辯義山之表謂徒思改作未可與權獨明其無反狀亦難矣

漫叟詩話嘗見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後讀玉谿生江之

媽賦云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聞一過不比一作苑中人柳終

朝刺得三眠注云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一日三起三眠一作

趙德麟侯鯖錄許彥周詩話江之媽者江鄉之美人也

野客叢書張敞傳長安中浩穰注穰音人掌反只此一音李商

隱作平聲用曲蒙恩澤方尹浩穰既殊有截之權合首無疆之

祝固雖一意然於理合從上聲按詩經降福穰穰豐年穰穰音如羊反漢書志南陽郡穰縣音人羊反諸字書作平

聲多作仄聲少文家多作平聲用今本漢書張敞傳無音而他書有音汝兩切引張敞傳語証之者音可通讀義實相符也王氏乃云只此一音疎矣此當代尹京兆者之表似與渤海公舉代狀同時也

又王勃云云一條引李商隱曰青天與白水環流紅日共長安

俱遠按未知果為樊南筆否

演繁露唐人舉進士必行卷者為緘軸錄其所著文以獻主司

也其式見李義山集新書序曰治紙工率一幅以墨為邊準用

又商隱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

按即李賀小傳之王參元

楊伯岳臆乘莊子云雲氣不待族而雨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

少也李義山雪賦云雲市飄蕩當從於月月宿淅瀝合隨於雲

市云族云市亦奇字

按曰雪賦曰雲市未知無誤字否

明一統志桂林府形勝水環湘桂山類蓬瀛唐李義山文

謝華啟秀長溪清潄流影不去注曰李義山

按楊升庵所纂數條皆見本集此獨無之

按趙璘因話錄裴晉公平淮西賜以玉帶公臨薨卻進使門人作表皆不如意公口占狀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卻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而北夢瑣言則以玉帶為寶劍以內府之珍為武庫神兵而屬之令狐楚相國令商隱起草不愜其旨又注云裴晉公臨終進先帝所賜玉帶與此事頗同未知孰是舊朝士多云李義山草進劍表令狐公曰今日不暇多云信口占之今考裴相赴彰義時賜通天御帶而賜玉帶無考史傳言晉公遺表未成通鑑云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葉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則似未遑他及然令狐事亦不符而趙璘為大中時人較可信耳

按逸句不能編搜俟續得再補

西清詩話雲山雜錄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

謂清泉濯足花上曬禪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

道晏元獻罷相守穎以惠山泉烹日注賦詩曰未向人間殺風

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居金陵蔣大漕夜謁公于蔣山騶

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之云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

禪客夜相投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按說郭載雜纂一卷為類四十一所云殺風景者與

此有異同也余初擬刊文集之後但其他可採用者甚少而措語皆不雅馴故不足附

更容黃山谷外集詩註次韻答柳通叟求田問舍之詩蛾眉見

妬且障羞註引李義山美人賦枕有光而照淚屏無影而障羞

按史容南宋時人其所引必可據故為補入辛亥春正

樊南文集詳註卷八終

樊南文集詳註補

卷八

決傲齋古今鞋決字古書中無有作決者俗作決誤

紬而繹之漢書谷永傳燕見紬繹註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

與劉植書一作檄史記張儀傳為文檄告楚相註許慎云檄二尺書也文心雕龍有云張儀檄楚書

乃睠眷睠通詩小雅睠睠顧韓詩作眷眷大雅乃眷西顧箋曰眷本又作睠

束身舊書代宗紀田承嗣表請束身歸朝德宗紀李懷光謝罪請束身歸朝

天亦難忱詩天難忱斯

一二荀子儒效篇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

祈羊沉王極至也稜英華作羝羊誤今改正泉深唐人諱淵作泉

蘇肇冊府元龜通鑑皆作兆

要三十部合一千一百三十門時人曰為自氏六帖死無請諡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語訛何筆自銘其墓云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唐自文公自勒文集寫本寄藏廬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宅為普明僧院唐明宗子從榮又寫本宣院之經藏今本

元相為序

批夢瑣言曰太傅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晚元詩云云立名曰開成二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微之歎久矣醉吟先生傳所謂如滿為元門友韋楚為山水友夢得為詩友皇甫朗之為酒友皆就當時在洛之人而言非該舉平生也公晚年哭微之詩甚多感悼悽愴如在初沒際終之語豈不大謬耶稷舊書劉禹錫傳選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晚年與少傅白居易友善唱和往來居易因集其詩而序之中有余與微之唱和頗多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今垂老復遇夢得云云則晚年詩友自以元逝劉存專言之其後哭夢得詩首云四海齊名白與劉結云應共微之地下遊並無存沒異情之跡何可妄逞浮薄揣誣前哲哉

遂葬其地

謂葬龍門也續資治通鑑長編真宗景德四年以唐荆部尚書致仕白居易孫利用為河南府助教當今修奉墳塋影堂

灑灑

如馬如牛如僕六句李肇國史補有之流作留

峭頭

揚子方言絡頭也

雜記

徐刊本作雜著今遵子史精華所引作雜記詳目錄

草一羸

匡謬正俗牝馬謂之草馬惟充蕃字常牧於草故稱草馬淮南子曰馬為草駒之時高誘注曰放在草中故曰草駒是知草之得名主於草澤矣字

廢舉

注趣時而發 補增四字

女媧

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太皞庖犧氏風姓蛇身人首亦曰宓犧氏崩女媧氏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也女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母有媧氏之女帝王世紀女媧氏承庖犧制度一號女希是為女皇極上古荒遠難稽似其初以女媧為氏未嘗明言女身乃有是為女皇之說淮南子風俗通皆云伏羲之妹甚至偽造三墳有后女媧三字追誣神聖可云無忌憚矣通鑑殺僧懷義下注全引此條而曰此蓋文人

聃師竺乾

後漢書襄楷傳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注曰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或聞當時言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三國魏志注浮屠經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穆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屢見諸書而南齊書顧歡傳中道經云老子入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淨

姓老子因其畫震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剖左腋而生是以老子後身為佛矣義山乃云聃師竺乾種種異說何可究詰哉

李德裕見夢於令狐綯

通鑑懿宗咸通元年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

賜哀閉贈以一官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考異李太尉南行錄咸通二年九月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暉貶立山尉去冬獲遇惟新之命作解之恩移授郴州尉今已沒於貶所枯骨未歸於瑩域一男又殞於江湖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下又引實錄注東觀奏記云令狐綯夢云云即愚前所采者不更錄下又引實錄注云白敏中為中書令時與右庶子段全緯書云故衛國太尉親交兩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繼履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爰加於寵贈全緯嘗為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綯敏中開發而數本追敘贈官多連鄴奏德裕素為掠美也愚以令狐綯亦畏其精爽非發於誠心為掠美也愚以令狐綯亦畏其精爽非發於誠心劉鄴事乃足美談詩集卷首已采入此加引焉

佞魘

泉賦捐獲魘而扶猶狂

讒鬼

山海經小人國有神人

按偶檢佩文韻府一東馮字韻李商隱上河東公啟棠猶念名邾尚思馮按袁宏後漢紀馮魴拜邾令邾賊圍縣舍魴力戰光武嘉之曰此健令也又窺字韻李商隱啟竊仰洪鈞來窺皎鏡又豹字韻引李商隱文學殊半豹技愧全牛愚以輯佩文韻府時必徧徵古籍今此註本既不得在京都見永樂大典復不能取佩文韻府字字搜

尋甚矣老病里居之可歎也志其三字以鳴歎懷

趙璘因話錄 舊唐書憲宗紀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上御通化門勞遣之賜之犀帶而趙璘以為玉帶或更賜玉帶乎然裴相薨時不可合也令狐將薨商隱已馳至興元或更有斯事歟

李義山詩文集後跋

藏書之厄多矣而兵燹尤甚子孫不能守其祖父之書者有矣而書板尤甚書板而遇兵燹而竟能守而竟免於厄是不可不志謹案玉谿生詩詳註三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先曾王父侍御公譔乾隆庚子棗行蘇文忠詩合註五十卷先王父方伯公譔乾隆癸丑棗行數十年來海內翻棗日衆而原板久藏於家家故在郡城東當咸豐庚申粵逆陷城寶坻已率家人先避於外凡十一徙始至滬城先世圖籍幸獲保全以故板得無恙然回憶爾時風雨泥塗流離狼狽涉江沿海心力摧敝賊氛既匝地書板又叢疊堆積非取携閒物蓋惴惴乎有千鈞一髮之勢而僅得不墜其不墜也可幸其不墜而不能無闕也亦不幸之幸此豈寶坻之能守

先澤以免於厄歟抑亦 先曾王父 先王父之靈者以默鑒而
陰護之也同治戊辰覓得初印本於滬上乃於從公之暇先取玉
谿樊南二書板逐一覈對補其闕者若干修其漫漶者若干既成
因志之如此樊南文有歸安錢楞仙司成補編較此本增二百有
三篇從永樂大典及全唐文錄出箋註精善宜合觀之蘇詩合註
篇葉較廣力有未瞻姑竢來茲

同治七年大呂之月曾孫男寶圻謹書於上海滬防軍次

